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地图



## “烧掉屋中一切”的怪遗嘱

作者：天树征丸

译者：陈惠莉。

地图上的各种颜色，都有它的代表性。蓝色表示河流、湖泊和海洋。蓝色浅表示水浅，蓝色深，表示水深。绿色表示平原，棕色表示高原或山脉，棕色越深，海拔越高。地图上的白色，则表示这一地区的情况未明，还有待地理学家、探险家的探索。

然而，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甚么呢？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，有人会那样说。

自然，普通的地图上，是不会有金色的，但是，那一幅地图上有，我所称的“那一幅地图”，就是探险家罗洛的那一幅。

探险家罗洛的丧礼，显得很冷清，也难怪，罗洛是一个性格孤癖得几乎不近人情的怪人。他又是个独身主义者，根本没有亲人，只有几个朋友——那个朋友都是长期能忍受他那种古怪脾气的人，他的丧礼，也只有那几个朋友参加。

那天的天气相当冷，又下若靠罪细雨，所以整个丧礼的过程，更显得凄清。

罗洛在心脏病猝发之际，恰好和一位朋友在一起，那位朋友，也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，曾经深入刚果腹地，也和与新畿内亚的吃人部落打过交道，曾根据传说，去探索过洪都拉斯丛林中的“象坟”。

罗洛病发的时候，幸亏和怕在一起——我是指乐生博士，所以才有人将他送进特院。

而当罗洛进了医院之后，他好像知道自己没有生望了，在昏迷之后，略为清醒之际，他说了第一句话：“将我所有朋友找来。”对普通人而言，这是一种很难办得到的事情，但是对罗洛而言，却轻而易举，因为他的朋友，总共只有那么几个人。乐生博士于是分别电告那几个人，最迟到达的是我，但也不过是在罗洛吩咐了那句话之后的二十五分钟。一共是四个人，在罗洛的病榻之前，望着罗洛那苍白的脸，每一个人都感到，生命已渐渐在远离罗洛，他快要死了。

罗洛一声不响地望着我们，若他的样子，他像是根本已不能说话了，他足足望了我们有好几分钟，才又开了口，而他最后的那几句话，和他一页的不近人情作风，倒是很付合的。

他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怪的遗嘱。他讲话的时候，相当镇定，他道：“四位，我的丧事，要你们来负责料理了。”罗洛仅有的四位朋友，和罗洛也不知曾吵过多少次，其中有两个(包括我在内)甚至还和他打过架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尊敬他在探险上的成就，尊敬他对待工作的态度，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。

听到老朋友讲出这种话来，任何人的心中，都不免会有难过感觉的。我先闻“罗洛，先别说这种话，你会慢慢好起来的！”这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安慰话，因为我早已看出罗洛快要死了。

而罗洛也老实不客气地道：“卫斯理，我真后悔和你这种虚伪小人做朋

友，我要死了，我自己知道，你也知道，而你还说这种话！”我苦笑着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自然不能和他争论，可是我的心中，也不免有口气，我只好道：“好了，你快死了，有甚么话，你说吧！”罗洛喘着气，又道：“我要火葬。”我们都点看头，火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，由死者自己提出来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罗洛继续喘着气，然后又道：“我的所有东西，全部要烧成灰烬，我说所有的东西，是一切，我所住屋子中的一切，全部替我烧掉！”我们四个人互望看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因为这个“遗嘱”，实在太古怪了！

烧掉他屋子中一切的东西，只有我们这几个老朋友，才知道罗洛的屋子中的东西，是多么地有价值。

罗洛在近两年来，一直在他那间屋子中，整理看他过去三十年来探险所获得的资料，一本划时代的巨着，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！

如果我们遵照他的吩咐，将他屋子中的一切全都烧掉的话，那自然也包括这都未完成的巨着的原稿在内！

而我们又都知道，他那本巨着，虽然还未全都完成，可是却一定会对人类历史文明，有极大的影响，那简直是一本人文学、地理学、甚至是文学上的大杰作！

当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观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际，罗洛的声音，已变得十分凄厉。

他似乎是在运用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分气力，在作凄厉无比的呼叫，他叫道：“你们在犹豫甚么？照我的话去做，答应我！”他不断喘着气：“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，将我屋子中的一切全烧掉，在我死后，立即进行，答应我！”当他在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他脸上的神情，可怕到了极点！

那种可怕的狰狞的神色，实在很难用文字形容，我只能说出我当时的感觉。我当时的感觉是，如果我们四个人不照他吩咐去做的话，那么，他死了之后，化为厉鬼，也一定会来找我们算账的。

显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，其余三个人也是一样的。

是以，我们四个人，几乎是同时出声的，我们齐声道：“好，将你屋子中的一切，所有的东西全烧掉！”罗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这一口气，是他一生之中，呼出的最后一口气，他就在那刹那间，死了。

罗洛虽然已经死了，可是怕仍然瞪大看眼，仍然像是在望看我们，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照他的遗言去做。

被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那样瞪眼望看，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是以找轻抚着他的眼皮，使他的蛙眼合拢，然后，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！”其他三位都难过地摇看头，默不作声。

罗洛的死，只不过是这件事的开始，这件事以后的发展，是当时在场的几个人，谁也料不到的，而又和在场的四个人，有极大的关系。

所以，我应该将罗洛临死之际，在他病床前的四个人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那四个人是：（一）荣生博士，人探险家，世界上几家大学的高级顾问。别的探险家最感头痛的是探险的经费，但他不必为此担心，有好几个大规模的科学基金机构，随便乐生博士提出甚么条件来，都可以接受。乐生博士五十岁，身体粗壮如牛，学识渊博如海。

(二)唐月海先生，人类学家，他的专题研究是亚洲人在地球上的迁移过程。他的一篇美洲人由北向南移的论文，被视作权威著作，四十九岁，潇洒、随和、爱好装饰，看来像个花花公子。

(三)阮耀先生，收藏家。这位先生是一个怪人，收藏一切东西，从玻璃瓶到珠宝，从矿石标本到邮票，凡是一样东西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，全在他收藏的范围之内。他享受了一笔丰盛到他这一生无论怎样化也化不完的遗产之后，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收藏家。他住的地方我们称之为“方舟”，因为就像是诺亚方舟一样，几乎甚么都有，而他自己，则为它的住所定名为“芥子居”。那是取“须弥纳于芥子”之意，意思就是它的屋子中，须拥世界中所有的一切，他全有，阮耀，四十二岁。

(四)我，卫斯理，似乎最不值得介绍了，表面上是一间入口分公司的经理，实际上无所事事，对一切古怪的事情全有兴趣，并且有写作兴趣，如此而已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眼看看罗洛的灵灰，装在一只瓷瓶之中，瓷瓶又被放进一只精致的盒子，盒子再被埋进土中之后，各自又在石碑前站了好一会。

四个人之中，乐生博士最先开口，他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该遵照罗洛的吩咐，去处理他的近物了！”乐生博士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出，他的真正意思，是在向我们探询，是不是要真的照罗洛的吩咐去做。

事实上，罗洛已经死了，就算我们完全违反他的意思，他也无从反对的，他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最刻毒的话来对我们咆哮，也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他的拳头，在我们的脸前晃看。

可是，罗洛毕竟才死不久，在他未死之前，我们都曾亲口答应了他的，而最主要的是，他临死之前的那种狞厉的神情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之中，印象犹新，没有人敢在想起他那种神情之后，再敢不照他的话去做的。

是以，我们一起叹了一声：“好吧！”我们一起离开了坟场，登上了阮耀的车子。

汽车也是同一类东西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物件，是以也是阮耀的收集目标之一，这一天，他开来的是一辆罗洛出生那年出厂的老爷车。

当我们四个人穿着丧服，乘坐着那样的一辆老爷车，到罗洛家中的时候，沿途看到我们的人，都以为我们是在拍一部古装片。

罗洛住在郊外，是一幢很不错的平房，罗洛将原来的格式改变了一下，成为一间很大的工作室，和一间很小的卧室。

原来的花园，罗洛全铺上了水泥，变成了一大片光秃秃的平地，看来实在不顺眼，但这时，对我们的焚毁工作，倒多少有点帮助。

我们四个人到了罗洛的家中，先用砖头，在水泥地上，因成了一个圆圈，然后，将椅子、桌子等易燃的东西，先取出来，堆在那个圆圈的中心，然后出我生起了火，火舌一下子就冒得老高。

烈火一直在砖圈内烧着，我们不断将东西从屋中搬出来，抛进火堆之中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事先并没有经过任何商量，但这时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，先将无关紧要的东西往火堆中抛，例如衣橱下床、椅子、厨房中的东西，等等。

一小时之后，我们开始焚烧罗洛的藏书，整个书柜搬出来，推进火圈之中，烧看了的书，发出“拍拍”的声响，纸灰随着火焰，升向半空，在半

空中打着转，随风飞舞着。

罗洛的藏书十分多，足足烧了两小时，砖圈之中，已经积下了厚厚的灰烬，屋子中的一切，几乎全烧完了，剩下来的，只是罗洛工作室中一张巨大的书桌，和另一个文件橱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桌子和文件橱中，全是罗洛三十年探险工作获得的原始资料，和他那部巨着的原稿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聚集在已显得很空洞的工作室中，又是乐生博士最先开口。

或许因为乐生博士也是探险家的缘故，是以他也最知道罗洛那一批近物的价值。

他一只手按住了桌子的一角：“怎么办？”我们三个人，沉默了好一会，阮耀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赞成根本不要打开抽屉，整张桌子抬出去烧掉，那么，大家的心里都不会难过。”阮耀的提议，唐月海立时表示同意，我也点了点头，荣生博士长叹了一口气。

我们四个人合力，将那张大桌子抬了出去，推向火堆，那张桌子实在太大了，大得比我们先前堆好的砖圈还要大得多。

而且，以我们四人的力量，也是无法将桌子抬起来，抛推火堆去的。

是以，我们只是将桌子推向转圈，将转圈碰倒了一小半，烧红的炭、灰，一起倾泻下来，火舌立时舐着了桌子，不一会，整张桌子都烧了赶来。

我们看了一会，又合力推出了那只文件橱，采取的仍然是同样的方法，根本不打开橱门来。

我们将那只文件橱推到了外面，用力一推，文件橱向正炽烈燃烧着的桌子，“拉”然倒了下去。

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微妙不过，一点点的差异，可以使以后的事，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。

这时候，我们将那只文件橱，推向燃烧着的桌子，在推倒文件橱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未曾想到，应该橱面向下，还是橱背向下，而橱只有两面，在倒下去的时候，不是面向下，就是背向下，那是五十五十的机会。

如果那时，是橱面向下，压向燃烧着的桌子的话，那么，就甚么事也不会发生的。

可是，橱在倒下去的时候，却是橱面向上！在“轰”地一下，橱倒下去的时候，烈火几乎立时烧着了橱角，但是也就在这时候，由于震动，橱门却被震得打了开来。

四周围全是人，热空气是上升的，橱门一被震开，就有一大批纸张，一起飞了的，不论是甚么纸，都看也不看，团成一团，就着火中抛。

出来一就在这时候，阮耀忽然道：“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甚么？”我们四个人，一起抢拾着自橱门中飞出来的纸张，而且，不约而同，手中抓着乐生博士顺口答道：“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！”阮耀的手中，抓着一至纸，他扬了一扬：“你看，这地图上，有一块是金色的！”我已经眼明手快，将文件橱的门关上，两火舌也已经卷上了门，我相信这时候，橱中一切珍贵的东西，都开始变成灰烬了。

而我们拾起的那些纸，我们全连看也没有看，就抛进了火堆之中，只有阮耀，他手中拿着那份地图。那份地图，自然也是文件橱的门打开的时候，被热空气卷出来的。

前面我说过，世事真是奇妙了，如果文件橱倒下去的时候，是橱面向

下的话，甚么事都不会有。而就算橱面打开，橱中的纸张飞出来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拾，那份地图，如果不是阮耀拾到的话，也早已投入火中，成为几片灰烬了。

我在介绍阮耀的时候，说得很清楚，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收藏家，一般而言，收藏家在许多时候，都要鉴定他的收藏品，有些收藏品之间的差别是极微的，所以收藏家的观察力，也特别敏锐。

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这样解释，目的是想说明，这份地图，如果是旁人拾到了，根本不会加以特别的注意，但是阮耀却不同，他立即注意到，那幅地图上，有一小块地方，是用金色来表示的。

两地出上通常是没有金色的，所以他使问了一句。他可能是随便问问的，但是他既然问了，那就不能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更巧的是，这时，罗洛屋子中，所有能烧毁的东西，已全部都在火堆中燃烧着，我们都空下来了，所以，在阮耀和乐生博士的一问一答之后，我和唐月海，也一起向阮耀手中的地图看去。

地图摺成好几份，在最面上，可以看到那一小块金色，那一小块金色的形状，像是一条卷在一起的毛虫。如果不是金色的旁边，有细而工整的黑边着，可能叫人以为那是不小心沾上去的一点金色，但现在那样的情形，金色显然是故意涂上去的。

唐月海道：“真古怪，罗洛的怪事也太多了，谁在地图上涂上金色？”荣生博士道：“这是一张探险地图，你看，上面有看好几个危险的记号。”乐生博士一面说，一面指看那地图。

危险记号是一个佑楼和交叉约两根入骨，和毒药的记号一样。

这样的记号，在普通的地固上，也是看不到的，但在探险地图中，却很普通。

在探险地图上的危险记号，有很多意义，可能是表示这地方，有一个泥沼，也可能是这地方，聚居着一群猎头族人，也有可能，是表示这地方的积雪，随时有看雪崩的可能。

而在那地图上，在那一小块金色之旁，竟有着七八个危险记号之多！

唐月海已然道：“那是甚么地方的地固，怎么有那么多的危险记号。”我道：“打开来看看！”阮耀已经将整张地图，打了开来，蹲下身，将地图摊在地上。

我拾了几块碎砖，将地图的四角，压了起来。

这是我们四个人，第一次看那幅地图。

那时，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了，但是火光仍然很高，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。

毫无疑问，荣生博士的说法是对的，那是一幅探险家用的地图。地图上有蓝色，有棕色，有绿色，还有那一小块金色。有蓝的线，表示是河流，也有圆圈，自然那表示是城镇，可是却一个文字也没有。

那也就是说，若了这幅地图之后，不能知道那是甚度地方的地图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不禁道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，罗洛为甚么不在地图上，注上地名？”阮耀道：“或许是为了保守秘密。”荣生博士摇头道：“地图有甚么值得保守秘密的，算了，甚么都烧掉了。将它也烧了吧！”阮耀又将地图摺了起来，当他将地图摺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地图的比例尺，是四万份之一。

四万份之一的地图，是极其详细的地图了，作为军事用途的地图，其比例也通常是五万份之一，自然有更详细的，但是四万份之一的地图，总是不平常的了，在这样的地图上，一条小路也可以找得到。

这一次，是我开了口：“等一等，这份地图，我想保留来作纪念，这是罗洛的唯一遗物了！”唐月海立时道：“让罗洛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吧，我不想违反他的遗言。”阮耀邦支持我：“有甚么关系，他已经死了，何况那只是一幅没有文字，根本不知道是有甚么用途的地图，怕甚么？”两个赞成，一个反对，所以我们三个人，一起都向荣生博士看去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更黑了，是以在火光的照耀下，荣生博士的脸色，看来也显得很古怪。

我道：“怎么，博士，你在想甚么？”这句话，我连说了两遍，乐生博士才陡地震了一震：“我是在想，罗洛的事情，我是全知道的，何以他有这样一张探险地图，我从来也不知道？”唐月海用手抹了抹面，打了一个呵欠：“那是很普通的事，不见得罗洛这样的怪人，会每一件事，都讲给你听的！”乐生博士摇着头：“不，这是一张探险地图，刚才我看到上面至少有一百个危险记号，如果不是亲身到过这个地方，那是不会有这些记号加上去的，而且，我看得出，这是罗洛亲笔书的，罗洛应该向我说起那是甚么地方，不该瞒着我的。”我忙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？”乐生博士道：“不知道，一个地名提示也没有。我怎知道这是甚么地方？”阮耀还是念念不忘那一块金色，道：“地图上有一块地方，是用金色来表示的，那真太古怪了！”我直跳了起来：“如果罗洛到过那地方，那么，在他的记载中，一定可以找出那是甚么地方，和那一小块金色地区，究竟是甚么意思来的！”唐月海叫道：“对！”

## 一幅探险地图

我们四个人一起转过身去。

可是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太迟了，当我们一起转过身去看火堆时，文件橱已经只剩下一小半，橱中的纸张，也早已变成了灰！

我苦笑看，搔了搔头，道：“博士，你可知道，探险地图上的金色，表示甚么？”乐生博士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地图上，根本就不应该出现金色的！”阮耀道：“或许是一个金矿！”唐月海道：“或者，那地方，遍地都是纯金！”我耸了耸肩：“你们都不是没饭吃的人，怎么那样财迷心窍？”乐生博士皱着眉：“是啊，探险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甚么呢？”这时，火头已渐渐弱了下来。那天的天气，本来就很冷，长期站在火堆边，自然不觉得冷，但这时天黑了，人弱了，我们都感到了寒冷。

那幅地图在我的手上，我望着越来越弱的火头，和那一堆灰烬，道：“罗洛临死的时候，要我们将他屋子中的一切全烧掉，是不是？”乐生博士点头道：“是，所以这幅地图也要烧掉。”我在他说那半句话之际，以最快的手法，将地图摺了起来，放进了口袋之中，乐生博士睁大了眼，望看我，充满了惊讶的神色，我则尽量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神情，道：“我们都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可是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在一天之内，将他所有的东西，全部烧掉，我保证这幅地图，一定会变为灰烬，在若干时日之后！”阮耀对一切事情，

都看得并不认真，所以，在三个人之中，他最先接受我的狡辩，他“哈”地一声：“你是一个滑头，和你做朋友，以后要千万小心才好！”我向其余两个人望去，荣生博士皱着眉，唐月海道：“你要那幅地图作甚么？”我摇着头：“不作甚么，我只不过想弄清楚，那是甚么地方的地图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你无法弄清楚那是甚么地方的地图，这上面一个字也没有，而世界是那么大。”我道：“我有办法的。”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，也没有再说甚么，这幅地图，暂时，就算我的了。

老实说，在事后，我回想起来，也有点不明白自己何以要将这幅地图留了下了。

我曾仔细地想过，但是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一股冲动。我喜欢解难题，越是难以弄明白的事，我就越喜欢研究。在那幅地图上，一个字也没有、要弄清楚那是甚么地方的详细地图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而如果在那幅地图上，像普通的地图一样，每一个山头，每一条河流，都注有详细的地名，使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甚么地方的话，那么，就算地图上有看一块奇异的金色，也不致于引起我的兴趣。

如果情形是那样的话，那么，这幅地图，可能早已被我抛进了火中，那么，以后，也不会生出那么多事来了。

当天，我们在将灰烬彻底淋熄之后，将罗洛的屋子上了锁，然后离开，在阮耀的家中。

又叙了一会，他们三人。因为同意了我收起了那幅地图，好像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，是以他们竭力避免提及那幅地图。

而我本来是最多话的，这时因为在想，用甚么方法，才能找出那地方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，所以也很少讲话。不入，我们就散了。

在归家途中，我已经想到了办法。

第二天，我先将那幅地图拍了照，然后，翻印在透明的胶片上，大大小小，印成了十几张，每张的比例都不同。这化了我一整天的时间，我所得到的，是许多张透明的地图缩影。

然后，我又找来了许多册详尽的各国地图，有了这些地图，再有了那些印在透明胶片上的地图缩影，我要找出那地图究竟绘的是甚么地方，就不过是一件麻烦的事，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。

因为那地图上，虽然没有字，但是山川河流，却是十分详尽的，我只要拣到和地图同样大小比例的胶片，将胶片放在地图上移动看，一找到曲线吻合的一幅地图，就可以知道罗洛绘的是甚么地方了。

我于是开始工作，虽然，我对有几个国家的地形，极其熟悉，明知不会是那地方，但是为了万一起见，我还是一律将比例尺相同的胶片，在那些地方的地图上，移动看、比对看。

这些工作，化了我五天时间。

如果说化了五天时间，而有了结果的话，那我也决不会在五天之后，叫苦连天了！

足足五天，伏在桌子，将胶片在地图上移动看，想找出相同的曲线来，这实在是件很乏味的事情，更何况五天之后，我对完了全世界的地图，竟然仍找不到那个地方！

我弄来的各国详细地图，足有七八十本，这些地图，堆在地上，堆起



来比我还高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全在了，连南太平洋诸小岛，我也有许多的地图可以对照，却可是我找不到罗洛所绘的那幅地图是甚么地方！

在我对完了所有的地图之后半小时，那已是我得到罗洛那幅地图之后，第六天的晚上，我打电话给乐生博士：“博士，我找不到那地方，你还记得罗洛的那幅地图？我找不出他绘的是何处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我早已说过了，你没有法子知道那是甚么地方的。”我有点不服气：“或许你想不到我用的是甚么方法，等我告诉你！”我将我用的方法，在电话中，详细地告诉了乐生博士，他果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你的办法很聪明，照说，用你的法子，应该可以找得出那是甚么地方的，除非，你用来作对照的地图，漏了甚么地方。”我肯定地道：“不，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地田，我全弄来了！”乐生博士提高了声音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除非那地方，不在地球上！”我苦笑了起来：“别对我说这地图不是地球上的地方，对于地球之外的另外星球，我也厌烦了，我想，可能是我找来的地固不够详尽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是很容易补救的，我可以替你和地理博物院接头，他们藏有全世界最详尽的地图，你可以借他们的地方工作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好的，我再去试试。”第二天，我先和乐生博士会了面，然后，拿了他的介绍信，去见地理博物院的负责人。

等到我走进了博物院收藏世界各地详尽地图的专室，我才知道，我借来的那七八十本地图，实在算不了甚么。

博物院中的地图是如此之多，如此之详细，举一个例来说，中国地固，就详细到“县图”，就是每一个县，都有单独的、普通挂图大小的地图！试想，中国有三千多县，单是中国地图部分，已经有近四千幅地图之多了。如果我不是一个一开始就一定要要有结果，否则决不肯住手的人，一定会缩手了。

我在地理博物馆的地图收藏室中，工作了足足一个月，为了适应各种地图不同的比例尺，我又添印了许多透明的胶片。

在这一个月之中，博物院方面，还派了两个职员，来协助我工作。

我昏天黑地地工作了足足一个月，如果有结果的话，那也算了。

一个月之后，博物院中所有的地图，都对照完了，可是一样没有结果。

我长叹着，在昏暗、寒冷的天色中，走出博物院的门口，走下石阶之际，我发出了一下使我身旁十步远近的人，都转过头来望我的长叹声。

那一天晚上，在阮耀的家里，我们四个人又作了一次叙会。

阮耀的家，占地足有二十英亩，他家的大客厅，自然也大得出奇。我们都不到那个大客厅，通常都在较小的起居室中生活。

天很冷，起居室中生着壁炉，我们喝着香醇的酒，尽管外面寒风呼号，室内却是温暖如春。

我们先谈了一些别的，然后，我将罗洛的那幅地图，取了出来，将之完全摊开，我道：“各位，我承认失败，我想，世界上，只有罗洛一个人知道他绘的是甚么地方，而他已经死了！”阮耀瞪着眼望走了我，我是很少承认失败的，是以我感到奇怪。

可是怕一开口，我才知道我会错意了！

他望了我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卫斯理，是不是你已经找到了那是甚么地方，也知道那一块金色是甚么意思，却不肯说给我们听？”当阮耀那样说的时候，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个人，居然也同样用疑惑的眼光望看我！

我感到生气，想要大声分辨，但是在一转念间，我却想到，这实在是

一件滑稽的事，我只是耸着背：“不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搭腔，我又自嘲似地道：“那或许是我用狡辩违背了对罗洛的允诺，所以报应到了，连几个最好的朋友都不相信我了！”阮耀倒最先笑了起来：“算了！”我道：“当然只好算了，不管罗洛画的是甚么地方，也不管他画这地图的目的是甚么，我都不会再理这件事了，将它烧了吧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将那幅地图，扬向壁炉。

那幅地图，落在燃烧着的炉火之上，几乎是立即着火燃烧了起来。

而也在那一刹那间，我们四个人，不约而同，一起叫了起来！

我们全都看到，在整幅地图，被火烘到焦黄，起火之前，不到十分之一秒钟的时间内，在地图的中间，出现了一行字，那一行字是：“比例尺：一比四零零”。

一比四百：那行字，是用隐形墨水为的，就是那种最普通的，一经火烘就会现出字迹来的隐形墨水！

而罗洛在那幅地图上明写着的比例，则是一比四万，差了一百倍之多！

那相差得实在太远了，一比四百的地图，和一比四万的地图，相差实在太远了，后者的一片蓝色，就算不是海，也一定是个大湖泊，但是在前者，那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池塘！

我的反应最快，我立时扑向前，伸手去抓那幅地图，但是，还是慢了一步，就在那一行用隐形墨水为的字现出来之后的一刹那间，整张地图，已经化为灰烬，我甚么也没有抓到。

阮耀立时叫了起来，道：“原来罗洛玩了花样！”唐月海惊叫道：“地图已经烧掉了！”荣生博士站了起来：“卫斯理，你已经拍了照，而且那些胶片也全在，是不是？”我在壁炉前，转过身来，乐生博士说得对，那幅地图是不是烧掉了，完全无关紧要的，我有看许多副本。

而从他们三个人的神情看来，他们三人对于这张地图，兴趣也十分之浓厚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已经知道以前为甚么找不到那地方了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乐生博士道：“那太简单了，你将比例弄错了一百倍，现在，只要将你那些透明胶片，缩小一百倍，再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图上，详细对照，就一定可以将地图上的地方找出来了。

“我苦笑了一下：“那得花多少时间？”阮耀忽然道：“我看，这件事，由我们四个人轮流主持，同时，请上十个助手，这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，只要稍对地图有点知识的人就可以做，那么，就可以将时间缩短了！”阮耀一面说，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，就不住点头。

我望看他们：“奇怪得很，何以你们忽然对这幅地图，感到兴趣了？”唐月海笑道：“地图已经烧掉了，我们算是已照看罗洛的近言去做，不必再心中感到欠他甚么了！”荣生博士想了一想：“罗洛从来也不是弄甚么狡诈的人，可是在这幅地图上，他不但不写一个字，而且，还用了隐形墨水，那和他一向的行事作风，大不相同，照，和印型的胶片，全部要了去。我没有问他。他也没有告诉我，只是充满神秘地对我不断她笑看。我也料他们想不出甚么更好的办法来的，他们无非是在走我的老路。而当我一知道罗洛的地图比例，是一比四百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办法，是行不通的了，因为罗洛整幅地图，不过两长，一多宽。那也就是说，整幅地图，所显示的土地，不过八百长，六百宽，只是五万平方左右的地方。阮耀家里的花园，

就超过五万平方 许许多多，试问，在那一份地图上，可以找到阮耀的住宅？但是他们三个人，显然都对地图上的那一小块金色，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，或许他们怀看某一种他们并没有说出来的特殊希望。但不管他们如何想，他们一定会失望！我那样不理他们，在事后想来，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，因为他们三个人，轮流每人担任一天主持，真的雇了十个助手，每天不停地工作看，足足又工作了两个月。那时候，天气早就暖了，我已经开始游泳，那一天，我兴尽回来，正是黄昏分，一进门，就看至唐月海、荣生博士、阮耀三人，坐在我的家中。我已经有两个月未和他们见面了，这时，一见他们，用“面无人色”来形容他他们三固人的面色，都苍白得出奇，一看到我，又一起摇头叹息。”我忙道：“除了外门的努力没有结果外，还有甚么更壤的消息？”阮耀忙道：“难道还能有甚么更坏的消息么？”我笑看，轮流拍看他们的肩头，我们毕竟是老朋友了，看到他们这种样子，我心中也不禁很难过：“算了，这是意料中的事，因为罗洛地图上所绘蚌全部地方，根本还不如阮耀家里的花园大，怎么可能在地图上找得到它的所在？”我这样讲，只不过是為了安慰他们，可是阮耀却突然像是发了疯一样，高叫了一声，瞪大了眼，半向不出声，我忙道：“你作甚么？”阮耀道：“花园，我的花园！”荣生博士皱着眉：“你的花园怎么了？”唐月海笑道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，我看你，为了那幅地图，有点发神经了！”阮耀自口袋中，摸出了那幅地图的照片来，指看地图道：“你看，这是荷花池，这是一条引水道，这是一个鱼池。这个圆点是那株大影树，那个圆点，是一株九里香，这个六角形，是一张石桌。”阮耀说得活龙活现，可是我，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三人，却仍然不相信他。

乐生博士道：“那么，那块金色呢，是甚么？”唐月海道：“还有那么多危险记号，代表甚么？难道在你的花园中，有着危险的陷阱？”阮耀对这两个问题，答不出，他涨红了脸，看来像是十分气恼。

阮耀立时大声道：“我带你们去看！”阮耀说得如此肯定，我们三个人，倒也有点心动了，虽然，那简直是说不过去的事——著名的探险家，为甚么要用那么隐秘的态度，去绘阮耀花园呢？而且，最难解释的是，在阮耀的花园中，是不会有看危险的陷阱的，但是在地图上，却有着十几个危险的记号。阮耀的花园，绝无探险价值，为甚么要用探险地图将之绘出来呢？阮耀开始催促我们启程，快到它的家中去看个明白，老实说，我们三个人在互望了一眼之后，心中都知道其余的人在想些甚么，我们其实都不愿意去。

可是，阮耀却是信心十足，他是将我们三个人，连推带捉，便弄出门去的。

我们出了门，上车，一路上，阮耀还不住指看那照片在说那是他花园。

我驾看车，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，却全不出声，阮耀越说越大声，最后，他几乎是在叫嚷，道：“你们不相信，根本不信，不是？是？”我笑了一笑：“你完全不必生气，现在，离你的家，不过十分钟路程，你大可闭上嘴十分钟，然后再开口，是不是？”阮耀瞪了我好一会，果然听从了我的话，不再说甚么了。车在向前疾驰看，十分钟后，就驶近了一扇大铁门。那大铁门上，有一个用紫铜铸成的巨大的“阮”字。

别以为进了那扇门，就是阮耀的家了，一个看门人一见有车来，立时推开了门，在门内，仍有一条长长的路，那条路，自然也是阮耀私人的产业。

## 大玩笑

阮耀究竟有多少财产，别说旁人难以估计，根本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。旁的不说，单说在这个现代化城市的近郊，那么大的一片土地，地产的价值，就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。

我之所以特别说明阮耀财产数字之庞大，是为了阮耀所承受的那一大笔遗产，对于这个故事，有看相当密切的关系之故。

车子一直驶到了主要建筑物之前，才停了下来，我问阮耀：“要不要直接驶到那花园去？”阮耀道：“不必，我带你们上楼，那本来是我要来养鱼的，由于面积太大，所以，我当是在楼上看鱼的，一到了楼上，你们对那花园的情形，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三个人又互望了一眼，已经来到了阮耀的家中，而阮耀的语气，仍然如此不必一再多费唇舌！”肯定，照这候的情形看来，好像是他对而我们错了！

我们经过了大成，又经过了一条走廊，然后，升降机将我们带到四楼。

我们走进了一间极大的“鱼室”，那是阮耀有一个时期，对热带鱼有兴趣的时候，专弄来养热带鱼的。

那间“鱼室”，简直是一值大型的水族馆，现在仍然有不少稀奇古怪的鱼养看，阮耀已经不再那么狂热，但是怕那些鱼，仍雇有专人照料。

将我们直带到一列落地长窗前站定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自己看吧！”从那一列落地长窗看下去，可以看到花园，大约有四五万平方大小，最左端，是一个很大的荷花池，池中心有一个大喷泉。然后，是从大池中引水出来的许多人工小溪，每一个小溪的尽头，都有另一个较小的，白瓷砖砌底的鱼池。

这些鱼池的周围，都有看小喷泉，而且，人工小溪中的水，在不断流动，这当然都是一个巨型水泵的功用。

那些池，是阮耀要来养金鱼的，现在还有不少金鱼，也在池中游来游去。

我不知道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的感觉怎样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去注意他们两人的反应，我自己只是向下一看间，就呆住了！

我对于罗洛的那幅地图，实在是再熟悉也没有，如果这时，我是站在水池的旁边，或者我还不能肯定，但这时我却是在四楼，居高临下地向下望，那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：罗洛的那幅地图，绘的正是这花园。

那些大小水池，那些假山，假山前的石桌、石椅，几棵主要的大树，几列整齐的灌木，全都和那幅地图上所绘的各种记号，一模一样。

自然，我立时注意地图上的那块金色，一切问题，全是因为地图上的那块金色而起的，我也记得地图上那块金色的位置。

我向花园相应的位置望去，只见在地图上，被涂上金色的地方，是一个六角形的石基，上面铺看五色的大瓷砖。

看那情形，像是这石基之上，原来是有看甚么建筑物，后来又被拆去的。

直到这时候，我才听到了另外两人的声音，荣生博士的手向前指看，道：“看，地图上的金色就在那里，那是甚么建筑？”唐月海道：“好像是一座亭子，被拆掉了！”阮耀的神情十分与奋，他道：“现在你们已经承认，罗

洛所绘的那幅地图就是我这里了？”这实在已是不容再有任何怀疑的事，是以我们三个人一起点头。

阮耀的手向下指看：“不错，这地方，本来是一座亭子，后来我嫌它从上面看下去的时候，阻碍我的视线，所以将它拆掉了。”我仍然定定地望看那花园，在那一刹间，有千百个问题，袭上我的心头，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，是以好久，我们谁也不出声，阮耀的手中，还拿看那幅地图的照片，在指点看。

我向他走近了一步：“在那花园中，有甚么危险的埋伏？”阮耀道：“笑话，有甚么埋伏？你看，我雇的人开始钓鱼了！”果然，有一个人，提着一只竹篮，走了过来，在他经过鱼池的时候，就将竹篮中特制的面包，抛到池中去，池中的鱼也立时涌上水面。

我们都看到，那个人走上亭基，又走了下来，他至少经过六七处，在罗洛的地图上，画有危险记号的地方，可是他却甚么事也没有。

乐生博士忽然吁了一口气，后退了一步，就在那列长长窗前的一排椅子上，坐了下来：“我看，这是罗洛的一个玩笑！”唐月海也生了下来，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全上他的当了，他在和我们开玩笑！”认为罗洛绘了这样的一张地图，其目的是在和我们开玩笑，这自然是最直截了当的说法，承认了这个说法，就甚么问题也不存在了，但如果不承认这个说法的话，就有一百个、一千个难以解释的问题。

我转过身来，望看乐生博士：“博士，你认识罗洛，比我更深，你想想，他的一生之中，和谁开过玩笑？他一生之中，甚么时候做过这一类的事情？”乐生博士长大了！在他的口中，先是发出了一陈毫无意对的“嗯”“啊”之声，然后乐生博士才道：“当然是未曾有过，那么，他为甚么，他为甚么要绘这幅地图呢？”我道：“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，我们要找出原因来，而不是不去找原因！”乐生博士摊了摊手，没有再说甚么。

阮耀搔着头：“真奇怪，这幅地图，相当精细，他是甚么时候垂成的呢？”我道：“他也上你这里来过，是不是？”阮耀道：“是，来过，可是怕对他从来也没有兴趣，他到我这里来，大多数的时间，是逗留在西边的那几幢老屋之中，我收藏的古董，和各原始部落的艺术品，全在那几幢屋子之中。”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在那几幢屋子里，是看不到这花园的。”我摇头道：“错了，你一定曾带他到这里来看过鱼，如果他带着小型摄影机，只要将这花园拍摄下来，就可以制成一幅地图？”我一本正经地说看，阮耀倒不怎样。只是抓看头，现出一片迷惑的神色。而乐生博士和唐月海两人，却也忍不住“呵呵”大笑了起来。

唐月海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他为甚么要那样做？”我有点不高兴，沉声道：“教授，罗洛为甚么要那样做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他已经那样做了，这封是你我都知的事实，他既然那样做了，就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”乐生博士摇看手：“我们在这里争也没有用，何不到下面去看看。”阮耀首先高举看手：“对，下去看看，各位，我们下去到那花园中，是到一位伟大探险家所绘制的神秘探险地图的地方，希望不要太轻视了这件事！”这一次，连我也不禁笑了出来。

如果光听阮耀的那两句话，好像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是亚马逊河的发源地，或者是利马高原上从来也没有人到过的原始森林一样。

但是事实上，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却只不过是他家花园！

阮耀带头，他显得很兴奋，我们一起穿过了鱼室，下了楼，不到两分钟，我们已经踏在罗洛那幅地图所绘的土地上了。

我们向前走，一直来到了那座被拆除了的亭子的石基之上。

如果说，这时候，我们的行动有任何“探险”的意味的话，那么我们几个人，一定会被认为疯子。

阮耀搔看头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看来，真是罗洛在开大玩笑！”我从阮耀的上衣口袋，抽出了那张地图的照片来，地图上绘得很明白，在亭基的附近，有若七八个表示危险的记号。

我走下亭基，走前了两三步，在一片草地上停了下来。正确地说，我是停在草地上用石板铺出的路的其中一块石板之上。

我站定之后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根据地图上的指示，我站立的地方，应该是很危险的！”

乐生博士有点无可奈何地点看头：“照一般情形来说，你现在站的地方，应该是一个浮沙潭，或者是一群吃人蚁的聚居地，再不然，就是一个蜡头部落的村落，是一个活火山口！”

我仍然站看，道：“但是现在我却甚么事也没有。博士，这记号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？”荣生博士道：“或者有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阮耀突然大声道：“暖，或者，罗洛自己心中有数，那些符号，是表示另一些事，并不是表示危险！”我大声道：“可能是，但是我站在这里，却觉得甚么也不表示。”阮耀道：“你不是站在一块石板上么？或许，那石板下有甚么特别的东西！”他说看，又笑了起来，可是阮耀却认真了，他并不欣赏唐月海的幽默，瞪着他。唐月海笑看道：“小心，他可能在石板下埋着一枚炸弹，一掀开石板，就会爆炸！”阮耀本来是甚么都不在乎的人，但这时候却是忽然认真起来，倒也是可以了解自己。

因为，罗洛那幅地图所绘的，的确是怕花园的地方，不论罗洛是为了甚么目的两绘制这幅地图，在我们的各人中，他自然是最感到关心。

当阮耀瞪眼的时候，唐月海也停止了笑：“别生气，由我来揭开这次探险的序幕好了，我来揭这块石板，看看会有甚么危险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从亭基上走了下来，来到我的身前，将我推了开去。

我在被唐月海推开的时候，只觉得那实在很无聊，我们四个人，全是成年人了，不是小孩子，何必再玩这往莫名其妙的游戏？可是，我还未曾来得及出声阻止，唐月海已然俯下身，双手板住了那石板的边缘，在出力抬着那块石板，阮耀和乐生博士，也从亭基上走了下来。

唐月海的脸涨得很红，看来那块石板很重，他一时间抬不起来。

他如果真抬不起来，那就该算了，可是他却非常认真，仍然在用力抬看。

阮耀看到了这种情形，忙道：“来，我来帮你！”可是，唐月海封粗暴地喝道：“走开！”阮耀本来已在向前走过来了，可是唐月海突如其来的那一喝，却令得他怔住了。

事实上，当时不但阮耀怔住了，连我和乐生博士，也一起怔住了。

唐月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，恂恂儒雅，对人从来也不疾言厉色，可是这时，他却发出了那样粗暴的一喝。

这对我们所了解的唐月海来说，是一件十分失常的事。而我尤其觉得他的失常，因为他刚才，曾将我用力推了开去，这穴在也不是唐教授的所为。

一时之间，他仍然在出力，而我们三个人，全望着他。唐月海也像是知道自己失常了，他继续涨红着脸，微微喘息着：“罗洛不是在这里留下了危险的记号么？要是真有甚么危险，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好了，何必多一个人有危险？”他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显得十分认真。阮耀是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，我和乐生博士两人，也都有看啼笑皆非之感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唐月海的身子，陡地向上一振，那块石板，已被他揭了起来，翻倒在草地上。

唐月海站了起来，双手拍着，抽掉手上的泥土，我们一起向石板下看去。

其实，那真是多余的事，石板下会有甚么？除了泥土、草根，和一条突然失了庇护之所，正在急促扭动着身躯的蚯蚓之外，甚么也没有！

唐月海“啊”地一声：“甚么也没有！”我们四个人，都一起笑了起来，阮耀道：“算了，罗洛一定是在开玩笑！”我本来是极不同意“开玩笑”这个说法的。可是罗洛已经死了，要明白他为甚么绘制一幅这样的地图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

而且，我们已经揭开了一块石板，证明罗洛地图上的记号，毫无意义！

地图上的危险记号，既然毫无意义，那么，地图上的金色，自然也不会有甚么意思。

这件事，应该到此为止了！

我用脚翻起了那块石板，使之铺在原来的地方，道：“不管他是不是在开玩笑，这件事，实在没有再研究下去的必要了！”乐生博士拍着阮耀的肩头：“你还记得么？你第一次看到那张地图的时候，曾说那一片金色地区，可能是一个金矿，现在，或许有大量的黄金，埋在那个石亭的基石之下！”阮耀耸了耸肩：“那还是让它继续埋在地下吧，黄金对我来说，没有甚么别的用处！”我们几个人都笑着，离开了这花园，看来，大家都不愿再提这件事了。

那时候，天色也黑了，唐月海除了在揭开那块石板时，表示了异样的粗暴之外，也没有甚么特别。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饭后就分手离去。

我回到了家中，白素早在一个月前，出门旅行，至今未归，所以家中显得很冷清，我听了一会音乐，就坐看电视。

电视节目很乏味，使我有昏然欲睡之感，我虽然对看电视机坐着，可是心中仍然在想：为甚么罗洛要给这幅地图？那花园，一点也没有特异之处，像罗洛这样的人，最好一天有四十八小时，他是绝没有空闲，来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的。

如果肯定了这一点，那么，罗洛为甚么要绘这幅地图，就是一个谜了。

我在想，我是应该解开这个谜的。如果我找到罗洛的地图所绘的地方，是在刚果腹地，那么我毫不犹豫，就会动身到刚果去。

可是，那地方，却只不过是花园，汽车行程，不过二十分钟，虽然这件事的本身，仍然充满了神秘的意味，但是一想到这一点，就一点劲也提不起来了！

在不断的想像中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电视书面上打出时间，已经将近十二点了！我打了一个呵欠，站了起来，正准备关上电视机时，新闻报告员现出来，在报告最后的新闻，本来，我也根本没有用心去听，可是，出自新闻报告员口中的名字突然吸引了我。

那名字是：唐月海教授。

当我开始注意去听新闻时，前半截报告员讲的话，我并没有听到，我只是听到了下半截，那报告员在说：“唐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，他突然逝世，是教育界的一项巨大损失。”听到了“他突然逝世”。这句话时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实在太荒谬了，两小时之前，我才和他分手，他怎么会“突然逝世”？电视台的记者，一定弄错了。

我顺手要去关电视，但这时，萤光幕上，又打出了一张照片来，正是唐月海的照片。

望看那张照片，我不禁大声道：“开甚么玩笑！”照片消失，报告员继续报告另一宗新闻，是越南战争甚么的，我也听不下去，我在电视机前，呆立了半晌，才关掉了电视机。

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叫了起来，我抓起了电话，竟听到了阮耀的声音，阮耀大声道：“喂，怎么一回事，我才听到收音机报告，说唐教授死了？”我恨道：“我也是才听到电视的报告，我只听到一半，电台怎么说？”阮耀道：“电台说，才接到的消息，著名的人类学家，唐月海教授逝世！”我不由自主地摇着头：“不会的，我想一定是弄错了，喂，你等一等再和我通电话，我去和博士联络一下，问问他情形怎样。”阮耀道：“好的，希望是弄错了！”我放下电话，呆了半晌，正准备拨乐生博士的电话号码之际，电话铃又留了起来，我拿起电话时，心中还在想，阮耀未免太心急了。

但是，自电话中传来的，却并不是阮耀的声音，而是一个青年的声音。

那青年问：“请问是否卫斯理先生。”我忙道：“我是，你是”那青年抽噎了几下，才道：“卫叔叔，我姓唐，唐明，我爸爸死了！”唐月海中年丧偶，有一个孩子，已经念大学一年级，我是见过几次的，这时，听到他那么说，我呆住了，我立时道：“怎么一回事？我和令尊在九点半才分手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唐明的声音很悲哀：“卫叔叔，现在我不知如何才好，我远在医院，你能不能来帮助我？”我虽然听到了电视的报告，也接到了阮耀的电话，知道电台有了同样的报导，但是，我仍然以为，一定是弄错了。自然，我也知道弄错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，但是那怎么可能呢？唐月海怎可能突然死了呢？这时，在接到了唐月海儿子的电话之后，那是绝不可能有错的了！

## 危险记号全是真的！

我呆了好一会，说不出声来，直到唐明又呻了我几下，我才道：“是，我一定来，哪间医院？”唐明将医院的名称告诉我，又说了一句：“我还要通知几位叔叔伯伯。”我也没有向他再问通知甚么人，我放下电话，立时出了门。当我走出门的时候，我像是走进了冰窖一样，遍体生寒。

人的生命真的如此之儿戏？两小时之前，唐月海还是好端端的，忽然之间，他死了？我感到自己精神恍惚，是以找并没有自己驾车，只是百了一辆街车，直赴医院。

在医院的门口下车，看到另一辆街车驶来，车还未停，车门就打开，一个人匆匆走了出来，那是乐生博士。



我忙叫道：“博士！”乐生博士抬起头来看我，神色惨白，我们一言不发。就向医院内走，医院的大堂中，有不少记者在，其中有认得乐生博士的，忙迎了上去，但是乐生博士一言不发，只是向前走。

我和乐生博士来到了太平间的门口，走廊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我转过头去看，只见阮耀也气急败坏地奔了过来。

一个身形很高、很瘦的年轻人，在太平间外的椅子上，站了起来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唐明。”他的双眼很红，但是可以看得出，他是经得起突如其来的打击的那种人。我道：“令尊的遗体呢？”唐明向太平间的门指了一指，我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才和乐生博士、阮耀一起走了进去，唐明就跟在我们的后面。

从乐生博士和阮耀两人脸上的神情，我可以看得出，他们的心情，和我是一样的，那便是：我们的惊讶和恐惧，胜于悲哀。

自然，唐月海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它的死亡，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悲哀。但是，由于他的死亡，来得实在太过突兀了，是以我们都觉得这件事，一定还有极其离奇的内幕，这种想法，我们都还不能说出具体的事实来，只是在心中感到出奇的迷惘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冲淡了我们对他死亡的悲哀。

太平间中的气氛是极其阴森的，一个人，不论他的生前，有看多么崇高的地位，有看多么大的荣耀，但是当他躺在医院太平间的水泥台上之际，他就变得甚么也没有了，所有已死去的人，都是一样的。

我们在进了太平间之后，略停了一停，唐明原来是跟在我们身后的，这时，越过了我们，来到了水泥台，他父亲的遗体之前。

我们慢慢地走向前去，那几步距离，对我们来说，就像是好几哩路遥远，我们的脚步，异常沉重，这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，实在太遥远、太不可测了。

唐明等我们全都站在水泥台前时，才缓缓揭开了伍在唐月海身上的白布，使我们可以看到唐月海的脸部。

当他在那样做的时候，他是隔过头去的，而当我们看到了唐月海的脸时，也都吓了一跳。

死人的脸，当然是不会好看到甚度地方去的，而唐月海这时的脸，尤其难看，他的口张得很大，眼睛也瞪着，已经没有了光采的眼珠，仿佛还在凝视看甚么，这是一个充满了茂恐的神情，这个神情凝止在他的脸上，他分明是在极度惊恐中死去的。

我们都一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太平间中那种异样的药水气味，使我有作呕的感觉。我想说几句话，可是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唐明看来，比我们镇定得多，他缓缓转过头，同我们望了一眼，然后，放下了白布。

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，荣生博士挣扎着讲出了一句话来，他是在对唐明说话，他道：“别难过，年轻人，别难过！”唐明现出一个很古怪的神情来：“我自然难过，但是我更奇怪，我父亲怎么会突然死的？”我们三人互望看，自然我们无法回答唐明的这个问题，而事实上，我们正准备以这个问题去问唐明！

阮耀只是不断地搔看头，我道：“不论怎样，这里总不是讲话的所在。”我这句话，倒博得了大家的同意，各人一起点看头，向外走去。

我们出了太平间，唐明就被岱院的职员叫了去，去办很多手纹，我、

阮耀和乐生博士三个人，就像傻瓜一样地在走廊中踱来踱去。

过了足足四十分钟，唐明才回来，他道：“手续已办完了，殡仪馆的车子快来了，三位是——”阮耀首先道：“我们自然一起去，我们和他是老朋友了！”唐明又望了我半晌，才点了点头。

我和唐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，但是我已觉得，唐明是一个很有主意、很有头脑的年轻人。

接下来的一小时，是在忙乱和混杂之间渡过的，一直到我们一起来到殡仪馆，化妆师开始为唐月海的遗体进行化妆，我们才有机会静下来。

在这里，我所指的“我们”，是四个人，那是：我、阮耀、乐生博士、唐明。

我们一起在殡仪馆的休息室中生看，这时候，讣闻还未曾发出去，当然不会有吊客来的，是以很冷清，我们坐看，谁也不开口。

好一台，我才通：“唐明，你父亲回家之后，做过了一些甚么事？”唐明先抬头向我望了一眼，然后，立即低下头去：“我不知道，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在房间里看书，我听到他开门走进来的声音，我叫了他一声，他答应了我一下，就走进了他自己的房间中。”我问：“那时，他可有甚么异样？”唐明摇头：“没有，或者看不出来。他在我房门前经过，我看到他的侧面，好像甚么事也没有，就像平常一样，然从——”唐明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。我、阮耀和乐生博士三人，都不由自主，紧张了起来，各自挺了挺身子。唐明在略停了一停之后，立时继续讲下去：“然后，大约是在大半小时之后，我忽然听到他在房中，发出了一下尖叫声——”唐明讲到这里，皱看眉，又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我应该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他的这下叫声，他的那下叫声，好像。十分恐怖，像是遇到了意外。我一听到他的叫声，便立时来到他的房子，问他发生了甚么事，他卸说没有甚么，叫我别理他。我也皱看眉：“你没有推开房门去看一看？”唐明道：“我做了，虽然他说没有事，但是他那下叫声，实在太惊人了，是以我还是打开门，看看究竟有甚么事发生。”阮耀和乐生博士两人异口同声地问道：“那么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？”唐明摇头：“没有，没有甚么事发生，房间中只有他一个人，只不过，他的神情，看来很有点异样，脸很红，像是喝了很多的酒。”我道：“是恐惧形成的脸红？”唐明摇头，道：“就当时的情形看来，他的神情，并不像是恐惧，倒像是极度的兴奋！”我、阮耀和乐生博士，三人望了一眼，都没有出声，因为就算要我们提问题，我们也不知道该问甚么才好。

唐明继续道：“我当时问道，爸爸，你真的没有甚么事？他显得很不耐烦，挥着手：“没有事，我说没有事，就是没有事，出去，别管我！”我返回了自己的房间中，心中这一一直在疑惑着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他发出的第二下呼叫声。“唐明说到这里，呼吸渐渐急促了起来。显然，他再往下说，说出来的事，一定是惊心动魄的。我们屏住了气息，望看他，唐明又道：“这一次，我听到了他的呼叫声，立时冲了出去，也没有敲门，就去推门，可是门却栓着，我大声叫看他，房间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我就大力撞门，当我将门撞开时，我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了！”我失声道：“已经死了？”唐明道：“还没有，我连忙到他的身边，将他扶了起来，那时他还没有死，只是急促地喘着气，讲了几句话之后才死去的。”我们三个人都不出声，唐明抬起头来，望看我们，神情很严肃，他缓缓地道：“他临死之前所讲的几句话，是和三位有关的！”我们三个人又互望了一眼，阮耀心急，道：“他究竟说了些

甚么？”唐明再度皱起眉来，道：“他说的话，我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三位一定明白的。他叫着我的名字说：“你千万要记得，告诉乐生博士、卫斯理和阮耀三个人，那些危险记号，全是真的，千万别再去冒险！”当唐明讲出了那句话之际，其他两人有甚么样的感觉，我不知道，而我自己，只觉得有一股凉意，自顶至踵，直泻而下，刹那之间，背脊上冷汗直冒，双手也紧紧握住了拳。

唐明在话出口之后，一直在注视看我们的反应，但我们三个人，彷彿僵硬了一样。

唐明道：“他才讲了那几句话，就死了。三位他临死之前的那几句话，究竟是甚么意思？”我们仍没有回答他。

对于一个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人而言，要明白唐月海临死之前的那几句话，究竟是甚么意思，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然而，对我而言，唐月海临死之前的那几句话，意思却再明白也没有了。

他提及的“那些危险记号”，自然是指罗洛那张地图上，在那一小块涂上金色的地区附近所画的危险记号。

在探险地图上，这种危险记号，是表示极度的危险，可以使探险者丧生的陷阱！

唐月海说的，就是那些记号！

可是，在明白了唐月海那几句话的意思之后，我的思绪却更加迷惘、紊乱了。

因为，我们已然确知，罗洛的那幅神秘的地固，给的是阮耀的花园，那一小块被涂上金色的，是一座被拆去了的亭子的台基，那些危险记号，就分布在那亭子台基的四周围。

当时，我们几个人，都绝没有将这些危险记号放在心上，因为我们看不出有丝毫的危险来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唐月海才会在其中一个危险记号的所在地，揭起一块石板。

而当唐月海揭起那块石板来的时候，也甚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可以说，当时，我们完全不曾将地图上的危险记号，放在心上！

但是，现在却发生了唐月海突然死亡这件事！

揭起那块有危险记号的石板的是唐月海，他突然死亡，而且在临死之前，说了那样的话，要我们千万不可以再去涉险。

那么，唐月海的死，是因为他涉了险？可是，他所做的，只不过是揭起了草地上的一块石板，当时甚么事也没有发生，真的甚么事也未曾发生过：如果说，因为在罗洛的地固上，在那地方，注上了一个危险的记号，那么人便会因之死亡，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然而，现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，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的一件事！

唐明仍然望看我们，而我们仍然没有出声。

我相信，乐生博士和阮耀一定也明白唐月海临死之前所讲的那几句话，究竟是甚么意思，而他们的心中，一定比找吏乱，更说不出所以然来！

是唐明先开口，他道：“我父亲做了些甚么事？他曾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探险？”我苦笑了起来：“唐明，你这个问题，我需要用很长的叙述来回答你。”唐明立即道：“那么，请立即说。”他在说了这句话之后，停了一

停，或许觉得这样对我说话，不是很礼貌，所以他又道：“因为我急切地想知道，他是为甚么会突然死亡的！”整件事情，实在是一种讲出来也不容易有人相信的事，但是，在这件事情中，唐明既然已经失去了他的父亲，他就忙知道这整件事情的经过。

我向阮耀和乐生博士望了一眼，觉得整件事，如果由乐生博士来说，他可能词不达意，由阮耀来说的话，那更没有条理，还是由我来说的好。

于是，我找从罗洛的死说起，一直说到我们发现罗洛的地图，给的就是阮耀花园为止。

当然，我也说了，唐月海地图上有危险记号的地方，揭了一块石板的那件事。

唐明一直用心听看，当我讲完之后，他的神情有点激动，双手紧握看拳：“三位，你们明知这是一件有危险的事，为甚么不制止他？”我们三个人互望若，我道：“唐明，地图上虽然有看危险记号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都看不出有甚么危险来。唐教授一定也免得毫无危险，是以他才会那么做的！”唐明的脸涨得很红：“如果没有危险，何以罗洛要郑重其事地在地图上，加上危险的记号，我父亲的死，是你们的疏忽。”唐明这样指责我们，使我和乐生博士，都皱起了眉头，免得很难堪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说甚么，然而，阮耀却沉不住气了。

阮耀道：“我不知道罗洛为甚么要画这张地图，也不知道他根据甚么要在地图上加上危险的记号。而事实是：我的花园中决不含有甚么危险的！”唐明却很固执，他毫不客气地反驳着：“事实是，父亲死了。”我忙摇着手：“好了，别争了，唐教授的死因，我相信医院方面，一定已经有了结论。”

唐明叹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皆生说，他是死于心脏病猝发。许多不明原因的死亡，苦主都是那么说的，又一个事实是：我父亲根本没有心脏病！”我也叹了一口气：“或许今尊的死亡，我们都有责任，但是我决不可能相信，他是因为翻起了那块石板之后，招致死亡的。”我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才又道：“那地图上，注有危险记号的地方有十几处，我也可以去试一下，看看我是不是会死。”阮耀显然是有点负气了，他听了我的话之后，道：“我去试。事情定发生在我的花园里，如果有甚么人应该负责的话，那么我负责！”在阮耀讲了那几句话之后，气氛变得很僵硬，过了几分钟，唐明才缓缓地道：“不必了，我父亲临死之际，叫你们决不可再去冒险，我想，他的话，一定是有道理的，这其中，一定有看甚么我们不知道的神秘因素，会促使人突然死亡，那情形就像——”我不等他讲完，就道：“就像埃及的古金字塔，进入的人，会神秘地死亡一样？”唐明点了点头，阮耀却有点夸张地笑了起来：“我不怕，我现在就去！”他真是个躁脾气的人，说了就想做，竟然立时站了起来，我一把将他拉住：“就算你要试，也不必急在一时，忙甚么！”阮耀仍然有幸然之色，他生了下来，我们都不再出声，我的思绪很乱，一直到天快黑了，我才挨在椅臂上，略瞌睡了片刻。

然后，天亮了。唐月海是学术界极有名的人物，吊客络绎不绝，唐明和我们都忙看，一直到当天晚上，我们都疲惫不堪，唐月海的灵柩也下葬了，我们在归途中，阮耀才道：“怎么样，到我家中去？”我知道他想甚么，他是想根据地图上有危险记号的地方，去移动一些甚么，来证明唐月海的死亡，和他的花园是无关的。

我也觉得，唐月海的死，和阮耀的花园，不应该有甚么直接的关系，

唐月海的死因既然是“心脏病猝发”，那么，他在临死之前，就可能有下意识的胡言乱语。

但是，事实是，唐月海死了，所以找对于阮耀的话，也不敢表示赞同。

我知道，如果我们不和阮耀一起到他的家中去，那么，他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，一定就是先去“涉险”。

固然他可能发生危险的可能性，几乎等于零，但如果再有一件不幸的事发生的话，只怕我和乐生博士的心中，都会不胜负担了！

我和乐生博士所想的显然相同，我们互望了一眼，一起点头道：“好！”阮耀驾看车，他一听得我们答应，就驱车直驶他的家中，他一下车。就直向前走，一面已自口袋中，取出了那张地图的照片来。

当他来到了那花园之际，几个仆人已迎了土来，阮耀挥看手，道：“看亮灯，所有的灯！”几个仆人应命而去，不多久，所有的灯都看了，水银灯将这花园，照得十分明亮，阮耀向前走出了十来步，就停了下来。

我和乐生博士，一直跟在他的身后，他站定之后，挥看手，道：“你们看，我现在站的地方，就有一个危险记号，你们看，是不是？”我和乐生博士，在他的手中，看看那张地图的照片，阮耀这时站立之处，离那个亭基约有十余码，在那地方的左边，是一株九里香，不错，罗洛的地图上，阮耀所站之处，确然有一个危险记号。

我和乐生博士都点了点头，阮耀低头向下看看：“哈，唐明这小子应该也在场，现在你们看到了，我站的地方，除了草之外，甚么也没有！”我们都看到的，不但看到，而且，还看得十分清楚，的确，在他站的地方，是一片草地，除了柔软的青草之外，甚么也没有。

阮耀又大声叫道：“拿一柄铲来，我要在此地方，掘上一个洞！”他又大声叫道：“快拿一柄铲来！”一个仆人应声，急匆匆地走了开去，而阮耀已然卷起了衣袖，准备掘地了！

在那一刹间，我的心中，陡地升起了一股极其异样的感觉。

阮耀虽然是一个暴躁脾气的人，但是，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，他却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，决不应该这样激动，这样认真的。

这时候，如果唐明在的话，他那样的情形，还可以理解。可是，唐明却不在。

阮耀这时候的情形，使我感到熟悉，那是异乎寻常的，和他以往的性格不合的，那就像—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陡地震动了一下！

我想起来了，那情形，就像是唐月海在这里，用力要掀起那块石板时的情形一模一样。

当时，唐月海的行动，也给我以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唐月海平时，是一值冷静的人，是一个典型的古生。可是当时，他封不理人家的劝阻，激动得一定要将那块石板揭了起来，我还可以记得当时，他推开我，以及用力过度而险涨得通红的那种情形！

这正是阮耀现在的情形！

我心头怦怦跳了起来，这时，一个仆人已然拿若一柄铁铲，来到了阮耀的身边，阮耀一伸手，接过了那柄铁铲来，同时，粗暴地推开了那仆人。

他接了铁铲在手，用力向地上掘去，也就在那一刹间，我陡地叫道：“慢！”我一面叫，一面飞起一脚，“当”地一声，正踢在那铁铲上，将那柄铁铲，踢得向上扬了起来，阮耀也向后退出了一步。

他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我道：“阮耀，你何必冒险？”阮耀笑了起来：“在这里掘一个洞，那会有甚么危险？”我忙道：“阮耀，你刚才的情绪很激动，和你平时不同，你心中有甚么异样的感觉？”阮耀的手中握看铁铲，呆呆地站看，过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没有，我有甚么异样的行动了？”我道：“也谈不上甚么特别异样来，只不过，你的举止粗暴，就像唐教授前天要揭开那块石板之前一样。”阮耀又呆了片刻，才摇头道：“没有甚么，我觉得我没有甚么异样？”乐生博士一直在一旁不出声，这时才道：“或许，人站在地固上有危险记号的地方，就食变得不同！”我和阮耀两人，都一起向乐生博士望夫，荣生博士所说的话，是全然不可理解的，但是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，因为当日，唐月海在将我推开的时候，他就是站在那块石板上！

我想站到那地方去，但是荣生博士已先我跨出了一步，站在那上面了。

我看到他皱看眉，突然发出了一下闷哼声，接着，他低头望看脚下，他脚下的草地，一点也没有甚么出奇之处，我大声道：“你在想甚么？”乐生博士不回答，我来到了他的身前，用力推了他一下，他才跌开了一步，才道：“你别才在想甚么？为甚么不说话？”乐生博士吸了一口气：“很难说，你自己在这上面站站看。”我立时打横跨出一步，站了上去。

当我在站上去之后，我并不感到有甚么特别，可是几乎是立即地，我觉得十分焦躁。那种焦躁之感，是很难以形容的，好像天陡地热了起来，我恨不得立时将衣服脱去那样。

然后，我低头向下望着，心中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，要将我所在的地方，掘开来看看。

在那时候，我的脸上，一定已现出了一种特殊的神情来，因为我听到乐生博士在惊恐地叫看：“快走开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伸手来推我，可是我卸将他用力推了开去，令得他跌了一交。

紧接若，有一个人向着我，重重撞了过来，我给他撞得跌出了一步。

而就在我跌出了一步之后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我也看到，将我撞开一步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阮耀。

阮耀在撞我的时候，一定很用力，是以连他自己，也几乎站不稳，还是乐生博士将他扶住了的。

等到我们三个人全都站定之后，我们互望看，心中都有一股说不出的奇异之感，一时之间，谁都不知该说甚么才好。

过了好一会，阮耀才抓看头，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实在不明白。”荣生博士道：“我也不明白！”他们两个人，一面说看“不明白”，一面向我望了过来。我知道他们的意思，以为我经历过许多怪诞的事，大概可以对这件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之故。但是我却显然令得他们失望了。

因为我也同样地莫名其妙，所以我给他们的答覆，只是摇头和苦笑。

阮耀继续搔着头：“我们三个人，都在这上面站过，这里看来和别的地方没有丝毫分别，但是在罗洛的地图上，封在这上面，注上了极度危险的记号，是不。？”我和乐生博士都点着头：“是！”阮耀挥着手：“而我们三个人，都在站在这地方之后，心中起了一股冲动，要掘下去看一看，是不是？”阮耀并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，他不但没有条理，甚至有点乱七八糟。可是这时，他讲的话，封是十分有条理的，所以找和乐生博士继续点看头。

阮耀望看我们，挺开了手，提高了声音：“那么我们还等甚么，为甚么不向下掘掘，看看究竟地下有看甚么，一竟能够使站在上面的人，有这样的

想法！”

## 桌上的两个手印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阮耀，我和你以及乐生博士，都知道为了甚么不向下掘。”阮耀道：“因为唐教授的死？”我和乐生博士，都没有甚么特别的表示。那并不是说我们不同意阮耀的话，而是因为那是明显的、唯一的理由，不需要再作甚么特别的表示之故。

荣生博士皱起了眉：“我想，昨天，当唐教授站在那块石板之上，后来又用力要将那块石板掀起来之际，他一定也有看和我们刚才所体验到的同样的冲动！”我和阮耀点头，荣生博士又补充道：“我们又可以推而广之，证明凡是罗洛的地图上该有危险记号的地方，人一一站上去，就会有发掘的冲动！”我和阮耀两人又点看头。

要证明乐生博士的推论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罗洛地图上的危险记号有近二十个，我们随便跨出几步，就可以站定在另一个有危险记号的地上。

但是，我们却并没有再去试一试，而宁愿相信了乐生博士的推论。

那并不是我们浪子小，事实已经证明，光是站在有危险记号的地上，是不含有甚么危险的，可是我们却都不约而同地不愿意去试一试。

那自然是因为我们刚才，每一个人都试过的缘故。那种突然之间发生的冲动，在事先毫无这样设想下，突然而来的那种想法，就像是刹那之间，有另一个人进入自己的脑部，在替代自己思想一样，使人有自己不再是自己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在当时还不觉得怎样，可是在事后想起来，却叫人自心底产生出一股寒意来，不敢再去尝试。

在我们三个人，又静了片刻之后，几个在我们身边的仆人，都以十分奇讶的眼光望看我们，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些甚么。

阮耀忽然又大声道：“唐教授是心脏病死的！”乐生博士道：“或者是，但是怕在临死之前，却给了我们最切实忠告！”阮耀有点固执地道：“那是他临死之前的胡言乱语，不足为信。”我摇看手：“算了，我看，就算我们掘下去，也不会找到甚么，就像唐月海掀开了那块石板一样，甚么也没有发现，但是却有可能带来危险，我们何必做这种没有忘义的事？”阮耀翻看眼，心中可能还有点不服气，可是位却地想不出话来否定我的意见，只走瞪看我。

就在这时候，几下大吠声，自远而近，传了过来，随看犬吠声的传近，一只巨大的长毛牧羊狗，快步奔了过来，在阮耀的脚边嗅看、推擦看。

阮耀突然高兴地道：“有了，这只狗，最喜欢在地上掘洞埋骨头，这里的泥土很松，叫它来掘一个洞，看看下面有甚么。”那只狗，是阮耀的爱犬，阮耀这样说，显然仍是不相信唐月海临死之前的警告。

事实上，要是说我和乐生博士，已经相信了唐月海的警告，那也是不正确的。

乐生博士的心中究竟怎么想，我不知道，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只免得这件事，由头到现在，可以说充满了神秘的意味，几乎一切全是不可解释的。在一口迷雾之中，唐月海临死前的警告，虽然不足为信，可是也自有它的份量。

当时，阮耀那样说了，我和乐生博士，还没有表示甚么意见，他已经走向前去，用脚踢着草地，将草和泥土，都踢得飞了起来，同时，他叱喝着那头狗。

那头长毛牧羊狗大弟吠叫看，立时明白了它的主人要它做甚么事，它蹲在地上，开始用前爪，在地上用力地爬掘看。

我，乐生博士和阮耀三人，都退开了一步，望看那头牧羊狗在地上爬掘看。

那头牧羊狗爬掘得十分起劲，一面掘看，一面还发出呼叫声来，泥块不断飞出来，溅在我们垮脚之上。

在这以前，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一头狗，对于在泥地上掘洞，有这样大的兴趣的。这时我不禁想，这头狗，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，当它接触到那画有危险记号的土地时，也会产生那种突如其来，想探索究竟的冲动？这自然只是我的想法，而且这种设想，是无法获得证实的。因为人和狗之间的思想，无法交通。

我们一直望看那头狗，它也不断地掘看，约莫过了十五分钟，地上已出现了一个直径有一，深约一半的圆洞，可是，除了泥土之外，甚么也没有发现。

阮耀有点不满足：“怎么会甚么也没有呢？这下面，应该有点东西的！”我为了想使神秘的气氛冲淡些，是以故意道：“你希望地下埋着甚么，一袋的钻石？”阮耀又瞪了我一眼，才叱道：“别再掘了！”阮耀却恼怒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我有一袋的钻石，早已有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俯身，抓住了那头长毛牧羊狗的颈，将狗头提了起来。那牧羊狗发出了一阵狂吠声，像是意犹未尽一样，直到阮耀又大声叱喝着，它才一路叫看，一路奔了开去。

我们又向那个洞看了一眼，洞中实在甚么也没有，在整齐的草地上，出现了这样一个洞，看来十分碍眼，阮耀向站立在一旁的仆人道：“将这个洞掩起来！”我也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！”阮耀忙道：“卫斯理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刚才的话生气的话，不必那么急于回去。”我首先开口：“够了，甚么也没有！”我笑了起来：“谁和你这种人生气！”阮耀高与地道：“那我们就再去谈谈，老实说，不论唐教授的死因是甚么，究竟大探险家罗洛，为甚良要将我的花园，约成地图，这一点也值得研究，我希望能够弄值水落石出。

乐生博士笑道：“那只有问地下罗洛了，要不是我们已将他的一切，全都烧掉了，或者还可以在它的工作笔记中，找出一个头绪来。可是现在，却甚么都不存在了，谁能回答这个问题？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真要是甚么全在当时烧掉，倒也没有享倩了，偏偏当时又留下了那幅地图！”我们是一面说着，一面向屋内走去的，等到来到小客厅中，我们一起坐了下来。

阮耀道：“罗洛到我这里来的次数并不多，而且，他从来也没有向我说过，我的花园，有甚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！”我心中一动：“他从来也没有向你提及过你的花园？你好好想一想！”阮耀先是立即道：“没有！”但是按看，他道：“等一等，有，我想起来了！”我和乐生博士都挺了挺身子，罗洛和阮耀的花园，究竟曾有过甚么关系，对这件事来说，实在是太重要了！

阮耀道：“是的，有一次，罗洛在我这里，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，那天我在举行一个酒会，罗洛忽然问我，这一片土地，是我的哪一代祖宗开始购买的。”我忙道：“你怎么回答他？”阮耀道：“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了，如果



一定想知道的话，在这一大群建 之中，有一处我从来也不去的地方，那是家庭图书馆，有关我们家族的一切资料，全保存在这个图书馆中。”乐生博士也急急问道：“当时，罗洛在听了之后，有甚么反应？”阮耀苦笑着：“我已记不起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”我又道：“你提到的那个家庭图书馆，现在还在？”阮耀道：“当然在，不过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进去过了，对之最有兴趣的是我的祖父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我要找他，十次有八次，他在那里。后来我祖父死了。我父亲就不常去，父亲死了之后，我简直没有去过。”我的思绪十分紊乱，我忽然想到了几个问题，这几个问题，可能是和整件事完全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也可能和整件事，有看极大的关连。

我问道：“阮耀，你祖父和你父亲，都是在壮年时死去的，是不是？”阮耀皱看眉：“是。祖父死的时候，只有五十岁，我父亲是五十二岁死的。”我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的曾祖呢？你可知道他是干甚么的，他的情形如何？”阮耀瞪看我：“怎么一回事？忽然查起我的家谱来了？”我道：“请你原谅，或者这是我的好奇心，也可能和整件神秘莫测的事有关。阮耀，在你祖父这一代，你们玩家，已经富可敌国了，你们玩家如此庞大的财产，究竟是哪里来的？”阮耀眨看眼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承受的是遗产，我除了用钱之外，甚么也不懂。”我又追问道：“你的父亲呢？他也是接受遗产的人，你的祖父呢？”阮耀有点脑怒：“在我的记忆之中，我也未曾看到我祖父做过甚么事。”我站了起来：“那么，你们家，是在你曾祖哪一代开始发迹的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甚么你对创业的曾祖知道得那么少？”阮耀恼怒增加：“你是不是在暗示，我祖上的发迹，是用不名誉的手段获得的。”我笑了起来：“别紧张，就算我真有这样的意思，也与你无干，美国的摩根家族，谁都知道他们是海盗的后裔，又有甚么关系？”阮耀怒道：“胡说！”乐生博士看到我们又要吵了起来，忙道：“别吵了，这有甚么意思？”我又生了下来：“我的意思是，罗洛既然曾经注意过这一大片地产的来源，我们就也应该注意一下。我想，罗洛可能进过阮耀的家庭图书馆。”阮耀道：“我不知道有这件事？”我望看他：“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我倒想去查一些资料，可能对解决整件事都有帮助。”

阮耀爽快得很，一口答应：“当然可以！”乐生博士好像有点不赞成我的做法，在我和阮耀两人，都站了起来之后，他还是坐看，阮耀道：“博士，请你一起去！”乐生博士还没有站起来，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阵脚步声，一个仆人急促地奔了过来。

阮耀有点恼怒，叱道：“甚么事？”那仆人这才进出了一句话来，道：“阿羊，阿羊死了！”乐生博士本来是坐看的，可是一听得那仆人叫出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就像破人刺了一锥一样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我和阮耀两个人也呆住了。

我们都知道“阿羊”是谁，“阿羊”就是那只长毛牧羊犬。这种牧羊犬，就是在瑞士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之中，专负责救人的那种。这种长毛牧羊狗的生命力之强，远在人类之上。

自然，长毛牧羊狗也一样会死的，可是，在不到半小时之前，它还可以称得上生龙活虎，在半小时之后，它就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！

我望看乐生博士和阮耀两人，他们两人的脸色，都变得出奇地自，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我自然知道他们想望甚么。

他们在想的，和我想的一样，唐月海死了，因为他曾掀起一块石板；

那只狗死了，因为它掘了一个洞。

这两个地方，都是在罗洛的地固上有看危险记号的，唐月海临死之前，曾警告过我们，那危险记号是真的，切不可再去冒险。

如果，在地上掘洞的，是阮耀的话，情形会怎样呢？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转开向阮耀望去，阮耀面上的肌肉，在不由自主地颤动着，由此可知它的心中，正感到极大的恐惧。

那仆人还睁大眼睛在喘气，我首先发问：“阿羊是怎么死的？”那仆人道：“它先是狂吠，吠声古怪得很，吠叫了不到两分钟，就死了。”我来到阮耀的面前：“阮耀，我们去看看这头死了的狗。”阮耀的声音在发抖：“要去看…死狗？”我按着他的肩：“要是你心情紧张的话，喝点酒，你不去看死狗也算了，但是我一定要去看一看。”乐生博士趁机道：“我也不想去了。”我向那仆人望去：“死狗在哪里？”那仆人道：“就在后面的院子。”我和那仆人一起走了出去，在快到那个院子的时候，那仆人用十分神秘的声音问我：“卫先生，发生了甚么事？狗怎么会死的？”我皱看眉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那仆人的脸上，始终充满了疑惑的神色，我则加快了脚步，到了那院子，我看到几个仆人围看，我拨开了两个人，看到狗的尸体。

狗毫无疑问是死了，身子卷屈着，我拨开了它脸上的长毛，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甚么，或许我是想看看，它临死之际，是不是和唐月海一样，有看极度的恐惧之感。

但是我是白费功夫了，因为我无法看得出狗的神情，我站起身来，所有的仆人，都望住了我，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没有伤痕？”一个仆人道：“没有，它一直很健康的，为甚么忽然会死了？”我仍然没有回答那仆人的这个问题，只是道：“那养鱼池的花园，你们别去乱掘乱掀，千万要小心一点，别忘了我的话。”一个年纪较老的仆人用充满了恐惧的声音道：“卫先生，是不是那里有鬼？”我忙道：“别胡说，那里只不过有一点我们还弄不明白的事情，最好你们不要乱来。”我讲完之后，唯恐他们再向我问难以答覆的问题，是以又急步走了回来。

当我走向小客厅的时候，我看到荣生博士和阮耀两人的手中，都捧着酒，但是酒显然没有使他们两个人镇定多少，他们两人的手，都在发抖。

阮耀失声地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我道：“完全没有伤痕就死了，我并没有吩咐仆人埋葬，我想请一个兽医来解剖一下，研究一下它的死因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没有用的，找不出真正的死因来的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也替自己倒了一杯酒，大口地喝着，阮耀不断道：“究竟是甚么缘故？究竟是甚接原因？其实那地方，一点危险也没有！”我大声道：“我们一定会找出原因来的，我看，我们刚才的话题，有继续下去的必要，请你带我到你的家庭图书馆去看看！”阮耀仰看头，望走了我。

我又重复道：“罗洛既然曾注意过这个问题，我就希望能在你们的家庭图书馆中，找出一点头绪来。”阮耀叹了一口气：“卫斯理，你知道么？你固执得像一头驴子。”阮耀用这样的话对付我，已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当然不会因此发怒，我只是冷冷地回答他：“有很多事，其它动物做不到的，驴子可以做得到！”阮耀拿我没有办法，从他的神情看来，他好像很不愿意给我去参观它的家庭图书馆，他望了望我，又同乐生博士望去，带着求助的神色。

乐生博士拍了拍我的肩头：“算了，我不以为你在阮耀的家庭图书馆中，会有甚么收获，而且，很多巨富家庭图书馆中，收藏着他们家族的资料，

是不欢迎外人参观的！”我听得乐生博士那样说法，心中不禁大是高兴，因为我一听就可以听出，乐生博士表面上，虽然劝我不要去，但是骨子里，分明是在激阮耀带我去！

阮耀并不是一个头脑精明的人，乐生博士这样说了，我再加上几句话，到那时，就算我和乐生博士怎么样不愿意去，他也会硬拉我们去的！

所以，我立即像做戏一样，用手拍看额角，同乐生博士道：“你看我，怎么想不起这一点来，不错，很多这样的情形，会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太不识趣了！”我的话才一说完，阮耀已然大声叫了起来：“走，我们走！”我几乎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，乐生博士一面向我眨着眼，一面还在一本正经地问道：“走？到哪里去？”阮耀气吁吁地道：“到我的家庭图书馆去，告诉你们，我的家族，并没有甚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你们也找不到甚么东西！”我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阮耀，你不必主那么大的气！”阮耀瞪着眼：“事实上，我刚才的犹豫，是因为我们有一条家规，不是阮家的子弟，是不许进那地方的——”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但是现在不要紧了，因为阮家根本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是一家之主，可以随便更改家规，来，我带你们去！”看到阮耀这种情形，虽然那是我意料之中的事，但是我心中却多少有点内愧之感。

我和乐生博士，都没有再说甚么，而阮耀已然向外走去，我们跟在他的后面。

我在前面已经说过，阮耀家占地如此之广，因此虽然是在他的家里，从一幢建筑物，到另一幢建筑物之间，也要使用一种电动的小车辆。

我们就是乘坐着这种电动的小车子，经过了几幢建筑物，穿过了很多草地，最后，又在两幢建筑物中的一条门巷中，穿了过去，停在一幢房子之前。

在月色中看来，那幢房子，真是旧得可以，那是一幢红砖砌成，有看尖形屋顶的平房，几乎没有窗子，一看就给人以一种极阴森的感觉。

而且，这幢屋子的附近，平时也显然很少人到，因为杂草丛生，和阮耀家别的地方，整理得有条有理的情形，完全不同。

我们下了车，一直来到那幢房子的门前，阮耀道：“这屋子，据说是我曾祖造的，在我祖父的晚年，才装上了电灯，我还记得，在装电灯的时候，我祖父每天亲自来督工，紧张得很，其实，里面除了书之外，并没有旁的甚么，我极少上来这里！”我已经来到了门口，看到了坚固的门，门上扣着一柄极大的锁。

我望看那柄锁：“我看你不见得会带锁匙，又要多走一次了！”阮耀则已走了上去，拿看那具锁，我这才看清，那是一柄号码锁，阮耀转动看锁上的号码键，不到一分钟，“拍”地一声，锁已弹了开来。

乐生博士笑道：“阮耀，你居然记得开锁的号码，真不容易！”阮耀笑道：“不会忘记的，我出生的年份、月、日，加在一起，就是开锁的号码。”我略呆了一呆：“这办法很聪明，不见得是你想出来的吧！”阮耀道：“你别转弯子骂我蠢，的确，那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我父亲在的时候，开锁的号码，是他的生日，祖父在的时候，是他的生日！”我心中又升起了一阵疑惑，这个家庭图书馆，毫无疑问，对阮家来说，有看极其重要的作用，要不然，决不会郑重其事到每一代的主人，都用他的生日，来作为开锁的号码的。

这时，阮耀已经推开了那重厚厚的橡木门。

阮耀没有说错，我估计至少有三年，他不曾推开这扇门了，以致当他推开门的时候，门口的绞链，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来。

这种声音，在寂静的半夜时分转来，更加使人极不自在。

门打开之后，阮耀先走了进去，我和乐生博士，跟在后面，门内是一个进厅，阮耀已看亮了灯。大约由于密不通风的缘故，是以屋内的尘埃，并不是十分厚，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。

经过了那个进厅，又移开了一扇镶看花玻璃，古色古香的大门，是一个客厅。

阮耀又看亮了灯，在这个客厅中，陈设全是很古老的，墙上挂看不少字书，其中不乏精品，但是显然阮耀全然不将它们当一回事。

奇怪的是，我看不到书。

我向阮耀望夫，道：“书在哪里？”阮耀道：“整个图书馆，全在下面，这里只不过是休息室！”他向前走，我们跟在后面，出了客听，就看到一道楼梯盘旋而下。阮耀一路向前走，一路看灯，当我们来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他已看亮了灯。

这幢屋子的建筑，真是古怪，它最怪的地方，是将普通房子的二楼，当作了一楼，而一楼，则是在地下的，我们站在楼梯口子上，向下望去，下面是一个很具规模的图书馆，四面全是书橱，橱中放满了书，有一张很大的书桌放在正中，书桌前和书桌旁，都有舒服的椅子。

阮耀一着亮了灯，就向向下走去，可是，他才走了两步，就陡地停了下来，失声惊叫。

当阮耀向下走去的时候，我们也跟在后面。我的心中，自从来到了这幢房子前面之际，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这时，这感觉更甚了！

但是，我却还没有看出，下面有甚么不妥之处来。

直到阮耀突然一叫，手又指着下面，我和乐生博士，一起站住。

阮耀的手，指着那张巨大的书桌，在灯光下，我们都看到，书桌上渍着一层尘，可是，却有两个手印，那两个手印之上，也积看尘，只不过比起桌面上的尘来，比较薄一些，所以虽然一样灰蒙蒙地，但是却也有着深浅的分别，一望可知，阮耀的声音变得很尖：“有人来过！”的确，再没有头脑的人，看到了这样的情形，也可以知道，那是在屋子关闭了若干时日之后，有人进过了，将手按在桌子上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手印留下来的。

而从手印上，又白薄薄的积尘这一点来看，这个人来过到现在，又是相当时日了！

我忙道：“别紧张，这个人早已走了，我们先下去看看再说！”阮耀的神情显得很激动，他蹬蹬地走下去，到了桌子之旁，又叫道：“是罗洛，罗洛到过这里，桌上的手印，是他留下来的！”我和乐生博士，也到了桌前，望看桌上的两个手印。

本来，要凭在尘上按出的两个手印，断定那是甚么人曾到过这里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

但是，阮耀一说那是罗洛留下来的，我和乐生博士却立即同意了它的说法，我们两人同时失声道：“是，罗洛曾到过这里。”我们之所以能立时肯定这一点，道理说出来，也简单得很。

罗洛是一个探险家，当他在澳洲内陆的沙漠中旅行的时候，左手的无名指上，会被一条毒蝎咬过一口。当时，他幸而立时遇到了当地的土人，

用巫药替他医治，他才得以逃出了鬼门关。但是自此以后，他的左手无名指，却是弯曲而不能伸直的，这一点，作为罗洛的老朋友，我们都知道。

而现在，桌面上的那两只手印，右手与常人无异，左手的无名指却出奇地短，而且，指尖和第一节之间是断了的，那就是说，按在桌上的那人，左手的无名指是弯曲不能伸直的，是以他的双手，虽然按在桌面上，但是他的无名指却不能完全碰到桌面。

我们三人互望了一眼，阮耀很愤怒，涨红了脸：“罗洛这家伙，真是人不够朋友了，怎么可以偷进我这里来？”我走近桌子，仔细地观察看：“阮耀，罗洛已经死了，你的问题不会有答案，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，他究竟在这里干了些什么事的好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也将双手，按在那两个手印之上。

我的身形和罗洛差不多高，当我将双手按上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只能站着，而且，这样站立看，将双手按在桌面上的姿势，只可能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低看头，一定是极其聚精会神地在看桌面上的什么东西。

而就在这时，我又发现，在两个手印之间，桌面的积尘之上，另有一个淡淡的痕迹，那是一个方形痕迹。

罗洛当时，双手按在桌上，究竟是在作甚么，实在是再明白也没有了，他的面前，当时一定曾放着一张纸，他是在察看那张纸上的东西。

由于纸张比较轻，所以留下的痕迹也较浅，又已经过了若干时日，自然不如手印那么明显，要仔细观察，才能看得出来了。

我直起了身子：“你们看，罗洛在这里，曾经很聚精会神地看过甚么文件。”阮耀还在生气，他握看拳，并且挥动着：“我真想不到罗洛约为人如此卑鄙！”我皱了皱眉道：“我想，罗洛那样做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我同想知道，罗洛在这里找到了甚么，令他感到了如此的兴趣！”

## 日记簿中的怪事

乐生博士道：“那应该不难，这里到处都有积尘，罗洛开过那些书橱，也很容易找得出来的！”我和乐生博士，开始一个书橱、一个书橱仔细地去寻找，很多书橱中，放的全是很冷门的县志之类的书籍，还有很多古书，其中颇有些绝了版的好书。

阮耀来到了我的身后，跟着我一起走着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所有的书橱，全都看遍了。

在这里，作为一个私人的藏书而言，已经可以算得是极其丰富的了，可是我即感到失望，因为所有的书，全是和阮氏家族无关的，也就是说，作为一个“家庭图书馆”而言，竟没有家族的资料的部分！

我望着阮耀：“没有了？”阮耀点头道：“全在这里了，但是还有一个隐蔽的铁柜，里面也有不少书，我可以开给你们看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来到了壁炉之旁，伸双手去捧壁炉架上陈设着的一只铜虎头。

他的双手还未曾碰上这只铜虎头，就叫了起来：“你们看，罗洛他是怎么知道我这个秘密的？”我和乐生博士一起走向前去，的确，这只铜虎头，看来曾被人触摸过，因为上面的积尘，深浅不一。

我和乐生博士都现出疑惑的神色来，阮耀的神色，变得十分严重：“这

是我们家中最严重的秘密。我一直是在父亲垂死之际，才从他的口中得知的，而他又吩咐我，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，除非我在临死之际，才能告诉我的儿子！”我和乐生博士互望了一眼，都觉得这件事，十分严重。因为玩家是如此的一个巨富之家，他们家里的这个重大的秘密，一定关系着许多重大的事！

我道：“在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，你难道没有打开过这个铁柜来看过？”阮耀道：“自然打开来看过，你以为我是个没有好奇心的人？”我有点急不及待地问道：“那么，柜里有些甚么？”阮耀叹了一口气：“等一会你就可以看到了，几乎全是信，是我上代和各种各等人的通信，还有一些日记簿，当时我看了一些，没有兴趣再看下去，从此我也没有再打开过。”阮耀一面说，一面双手按住了那只铜铸的虎头，缓缓旋转看。

在他转动那铜铸的虎头之际，有一列书架，发出“格格”的声响，向前移动，可以使人走到书架的后面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到书架之后，墙上是一扇可以移动的门。

阮耀伸手，将那道门移向一旁，门一移开，现出了一个铁柜来。

那个铁柜的样子，可以说一点也没有特别之处，它约有八尺高，两尺宽，分成十层，也就是说，有十个抽屉，阮耀立时拉开一个抽屉来，道：“你们看，都是些陈年八股的信件。

我顺手拉了一扎信件出来，一看之下，阮耀不禁吓了老大一跳。

我之所以吃惊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一眼望到的第一封信，信封上就贴有四枚海关阔边的大龙五分银邮票。这种邮票的四运，连同宾寄封，简直是集邮者的瑰宝！

我以前曾介绍过，说阮耀是一个有着搜集癖的人，可是他却真正是个怪人，他不集邮，理由是集邮太普通，人人都在集，为了表示与众不同，他搜集汽车！

自然，我的吃惊，立时就化为平淡了，因为我记起进来的时候，那客厅中所挂的字昼之中，其中有好几幅，价值更是难以估计的，这些邮票与之相比。无疑是小巫之见大巫了！

而那些名画，一样在蒙尘，何况是这些邮票？我再看了看信封，收信人的名字，是阮耀的祖父，信是从天津寄出来的。

阮耀道：“你可以看信件的内容，看了之后，包你没有兴趣。”既然得到了阮耀的许可，我就抽出了信笺来，那是一封标准的“八行”，写信人是告诉阮耀的祖父，他有一个朋友要南下，托阮耀的祖父，予以照顾的。

我放回信笺：“如果罗洛打开这只铁柜，那么，他要找的是甚么呢？”我一面问，一面顺手将那扎信放了回去，阮耀却道：“你弄错次序了，这里的一切东西，全是编号的，信没有看头，看看日记怎么样？”阮耀一面说，一面又拉开一个抽屉来，他皱看眉：“罗洛一定曾开过一个抽屉，有两本日记簿的编号，你看，掉乱了！”我顺看他所指看去，毫无疑问，从编号来看，的确是有两本日记簿的放置次序，是掉转了的。

在这里，我必须补充一句，这个抽屉中的所谓“日记簿”，和我们现在人对于“日记簿”的概念，完全不同，它们决不是硬面烫金道林纸的那种，而只不过是一胁胁的宣纸，所钉成的厚厚一本本的簿子。

那时，我陡地紧张了起来：“洛曾经动过其中的一本！”阮耀伸手，将两本簿子，一起拿了出来，他将其中的一本，交在我的手上，他自己则翻看另一本。

我将那本日记簿，翻动了几页，就失声道：“看，这里曾被人撕去了几页！”阮耀伸头，向我手中看来，失声骂道：“罗洛这猪！我虽然没有完全看过这些日记的内容，但是我每一本都曾翻过，我可以罚誓，每一本都是完整无缺的！”那本日记簿，被撕去的页数相当多，纸边还留看，我在阮耀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数了一数：“一共撕去了二十九张，而且撕得很匆忙，你看，这里留下的纸边很宽，还有半行字可以看得到。”我将那簿子击向前，我们一起看看，日记簿中的字，全是用毛笔写的，剩下的半行字，要推测是属于甚么句子，那确实是很困难的事。

我连忙又翻到被撕走之前的一页，去看那一天的日记，日记开始是日期，那是“辛酉秋九月初六日”，算算已是超过一百年前的事了。

那一日日记中所记的，全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，老实说，抄出来也是没有意思值得注意的，是日记的最后，记着一件事：“慧约彼等明日来谈，真怪事，诚不可解释者也。”我们三个人，都同时看到了这一行字，我一时之间，甚至忘记下面的日记，是已被撕去的，因为从这句话来看，下一天的日记中，一定记载着一个叫“慧”的人，和其他的几个人——“彼等”，会来谈一件不可解释的怪事日记中对这件怪事，是应该有记载的。所以找急于知道那是一件甚么怪事。

可是，翻到下一页之后，看到的日期，却已经是“辛酉年十月初四日”了。

我们三个抬起头来，互望了一眼，阮耀忙道：“再翻翻前面看，或许还有记着这件事的！”我道：“我们别挤在这里，走出去看！”我拿看那本日记簿，来到了桌子，当我将那本日记簿放到桌上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，一起叫了起来！

摊开的日记簿，放在桌上，恰好和桌面上，那个尘土较浅的方印，同样大小！

我本来曾推测，罗洛曾在这桌前，手按在桌上，看过甚么文件的。现在，更可以肯定，罗洛当时所看的，一定就是日记簿，或许就是这本！

我们三个人一起叫了起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同时想到了这一点的缘故。

我将日记簿再翻前一页，那就是辛酉年的九月初五。日记中没有记着甚么，我再翻前一天，那是同年约九月初四日。

那一天，日记一开始就记着：“慧来。”可是，只有两个字，其余的一切，轨完全和这个“慧”是没有关系的了！

我望了阮耀一眼：“你是不是知道这个”慧“是甚么人？”阮耀苦笑道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那是我曾祖父的日记，这个人，当然是怕的朋友。”我急忙又翻前一页，完全没有甚么值得注意的，再向前翻去，再翻了三天，才又有这个“慧”子出现。

这一天，日记上记着：“慧偕一人来，其人极怪，不可思议。”我们三人，又抬头互望了一眼，阮耀顿足道：“真糟糕，怪成甚么样，为甚么不详细写下去？”我道：“你不能怪你曾祖父的。他一定曾详细记载着这件事的，只不过已经破人撕掉了，我想，罗洛是将之带回家中去了！”乐生博士苦笑了起来：“而罗洛的一切东西，全被我们烧掉了！”阮耀又伸手，向前翻了一页，那一天，也有“慧”的记号，这样：“慧信口雌黄，余直斥其非，不欢而散。”至于那位“慧”，究竟讲了甚么，在日记中，自然没有记载。

再向前翻去，甚么收获也没有，我又往后翻，翻到了十月初九日，那一天，阮耀的曾祖父记看：“富可敌国，已属异数，余现堪称富甲天下，子孙永无忧矣。”我望了阮耀一眼，阮耀道：“你看，我曾祖父，在一百多年之前，已经富甲天下了！”我皱看眉：“可是你觉得么？他的当，好像是突如其来！”阮耀道：“你为甚么这样说？”我翻过前面，指看一页给他看，那一页上写看：“生侄来，商借纹银三两，余固小康，也不堪长借，拒之。”我道：“你看到了没有，不到一个月之前，他在日记中，还只是自称小康！”阮耀瞪看眼，这是再确 不过的证据，他自然无法反对的。

阮耀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在不到一个月之间，就算从事甚么不法的勾当，也不可能富甲天下的。”我道：“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，我只是说，令曾祖的发迹，是突如其来。”阮耀赌气不再出声，只是翻看日记簿，那个“慧”再也未曾出现过。

我们翻完了这一本日记簿，乐生博士立时又取过了另一本来，可是那一本，对我们更是没有帮助了，那一本日记簿中，所记载的，全是阮跃均曾祖父突然变成了钜富之后的事情。

阮耀的曾祖父，在变成了钜富之后，连房子，化钱，几乎凡是 大笔的数字支出，都有若纪录，我们草草翻完了这本日记簿，互望看，阮耀搔看头：“奇怪，大笔的支出，都有看纪录，但是，我现在所有的这一大 幅地，是从甚么人手中买进来的，为甚么日记上一个字也未曾提到过？”我呆了一呆，阮耀这个人，要说他 没有脑筋，那真是没有脑筋到了极点。但是，有时候，他提出来的问题，也真足以发人深省。这件事的开头，根本就是因为阮耀的一个问题而起——当时，阮耀的手中，抓看一幅地图，他问：地图上的金色是甚么意思？这时，他又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来，我和乐生博士两人互望了一眼，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。

的确，甚么支出，只要是大笔的，都有看记载。照说，阮耀它的曾祖，突然成为暴富之后，他买下了那么一大片土地，就算当时的地价再便宜，也是一笔大数目，何以竟然未曾提及呢？一想到这里，非但阮耀搔看头，连我也搔起头来，乐生博士道：“可能是令曾祖一有了钱，立即就将这片土地买下来的，日记曾被撕了十几二十天，可能买地的事情，就纪录在那几天之中！”我和阮耀两人一齐点点头，在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之前，乐生博士这样说，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了。

我略想了一想，道：“现在我们的思绪都很乱，让我来将整个事归纳一下，将归纳所得的记下来，好不？”阮耀摊看手，表示同意。我拉过一张纸来，一面说，一面写下了以下几点。

(一)大探险家罗洛，以玩家花园，绘制成了一份四百比一的探险地图，将其中一幅地，涂上金色(已知那是一座亭子的亭基)，并在其周围的若干处地方，注上危险的记号，这种危险的记号，在探险地图上的意义而言，是表示探险者到达该处，可能遭到不测之险而丧生。

(二)在地图上注有危险记号之处，表面看来，一无可奇，但是当人站在该处之际，会有发掘的冲动，而且一经触动该处，就会招致神秘的死亡。

(三)罗洛可能是根据阮耀曾祖的日记，绘制成这幅神秘的地图的。

(四)阮耀均曾祖，在生前，曾遇到过一件极其奇怪、不可思议的事，这件事的真相已不可知，因为记载看有关这件事真相的日记，已被人(极可能是罗洛)撕去。但是和这件神秘事件有关的人中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叫“慧”，



还有几个陌生人。

(五)这件神秘的事，使阮耀的曾祖，突然致富。

我写下了这五点之后，给阮耀和乐生博士两人，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你们有异议么？”他们两人都点头：“没有。”我拿看纸：“我们虽然已发现了这五点，但是对整件事，仍然没有帮助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，还不止五个，我再将它们写下来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将问题写下来。

问题一：罗洛绘制这幅神秘地图的用意何在？

问题二：为甚么看来绝无危险之处，却真正蕴藏着令人死亡的危险？

问题三：便人和狗神秘死亡的力量是甚么？

问题四：阮耀曾祖当年所遭遇到的、不可思议的事是甚么？

问题五：“慧”和那个陌生人是甚么人？

问题六：阮耀曾祖父何以在神秘事情中致富？

问题七：当我写到“问题七”的时候，阮耀插口道：“其实，千个万个问题，并起来只有一个，为甚么在地图上，涂着一块金色？”

我将这个问题写了下来：“是的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法，是将你花园中那座已被拆除的亭基再拆除，并且将之掘下去，看看究竟是为了甚么原因！”乐生博士勉强笑道：“谁不知道那是最直截了当的做法，可是那样做，会有甚么后果？”我苦笑看，摊看手：“我不知道，唐教授死了，一头壮得像牛一样的狗也死了。他们的死亡，是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，我不知道如果照我的说法去做，会有甚么后果，所以我们不能照这个办法进行！”阮耀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最直截了当的办法，不能实行，转弯抹角，又不会有结果，我看。我真快要疯了，该死的罗洛！”我心中，也不禁在诅咒该死的罗洛，阮耀又道：“那是我们自己不好，做朋友做得太好了，罗洛临死之前的那个古怪的嘱咐，如果我们根本不听他的话，那么在他的遗物之中，一定可以找出答案来的！”乐生博士苦笑道：“话也可以反转来说，如果我们根本完全依罗洛的话去做，不留下那幅地图来，那么，也就甚么事都没有了！”我挥看手：“现在再来说这些话，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，我想，那个”慧“既然曾几度在令曾祖的日记中出现，可能他会有甚么信写来，我们再在旧信件中，详细找一找！”阮耀和乐生博士，不再说甚么，我们将铁柜中的信，全部取了出来，然后一封一封地看。

我们是在地下室中，根本不知时间去了多久，若那些旧信，直看得人头昏脑胀，腰酸背痛，疲乏不堪，天可能早已亮了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看看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荣生博士才道：“看看这张便条！”我和阮耀忙凑过头，在乐生博士的手中，去看他拿看的那张字条。

他手中的那张字条，纸张已经又黄又脆，上面的字还很潦草，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得清上面的字。当然，我们最要紧的是看署名。署名，赫然是一个“慧”字。

字条很简单，只是六七行字，写的是：“勤公如握，弟遇一极不可解之事，日内当造访吾公，有以告之，望勿对外人提起。弟世居吴家村，该地有一大塘，为弟祖产也，然竟于一夕之间不见，世事奇者甚矣，未见若此者也，余面谈。”这张字条，可能是这个“慧”派人送来的，因为在封套上，并没有邮票。

看到了这张字条，我们三人，都不禁有欣喜若狂的感觉。

因为这张字条上写得虽然简单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却已然是重大无比的发现了！

首先，我们知道这个“慧”，是世居在吴家村的，那么，他极有可能姓吴，我们不妨假定他是吴慧先生。

第二。我们知道了所谓怪事，是吴家村，属于吴慧先生所有的一个大塘，在一夕之间失踪——这件事，实在有点难以设想，但是字条上邦的确是那样写看的。大塘，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池塘，一个池塘怎么会不见呢？一座山可以不见，但是池塘要是“不见”，结果一定是出现一个更大的池塘，因为池塘本来就是陷下去的地，上面储着水之谓。或者可以解释为整个池塘的水不见了。

然而，池塘中的水消失，和“一个池塘的不见”，无论如何，是不尽相同的事实，而字条上所写的是“一大塘...一夕之间不见。”并不是说这个大塘，在一夜之间干涸。

而且，还有一件，最有趣的事是，阮耀家所在的地名，就叫看“吴家塘”，在若干年之前，这一带可能是十分荒凉的荒地，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城市的区域渐渐扩大，这一带，已变成十分邻近市区的近郊。但是不论地面上发生了多少变化，地名封是不变的，这一区，轨叫看吴家塘，在阮耀家围墙之外，新建的那条公路，也叫看“吴家塘路”。

我们三人互望看，我首先道：“阮耀，这里的地名，叫吴家塘。”阮耀道：“是。”我又道：“我想，这里不是你们的祖居，当令曾祖收到这张条子时，他住的地方，一定是距离吴家塘有若干距离的另一个地区。你看这张字条的封套外写看”请送狮山坳阮勤先生，令曾祖是以后搬到这里来的。”阮耀道：“当然是，他可能是发了大财之后，在这里买下了一大片土地的。”我皱看眉：“这里附近，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塘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卫斯理，你怎么啦，这张条子上，不是写看，那个大塘，在一夕之间消失了么？”我的脑中，乱到了极点，可是陡然之间，在我的脑海深处，如同闪电般地一亮，我想到了！

我“砰”地一声，用力在桌上，敲了一下，大声道：“你们知道，一个大塘忽然消失的意思是甚么？那不单是说，池塘中的水不见了，而且这个池塘，变成了一大片平地！”乐生博士和阮耀两人，面面相觑。一句话也说不上来，的确。我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看法，看来是十分荒诞的，不可信的。

但是，除了这个解释之外，还有甚么解释呢？我又道：“事情一定是那样，一个大塘，在一夜之间。忽然变成了平地，这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！”阮耀像是有点胆怯，他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你想说甚么？是不是想说，我这一片地产，就是池塘不见之后，生出来的？”这时候，我因为事情逐渐逐渐有眉目，兴奋得甚么疲倦都忘记了，我大声道：“那一个书柜中，不是藏看很多县志么？拿本县志来查，快！”乐生博士和阮耀两人，也受了我的感染，他们立时从书柜中，搬出了许多县志来，有的残旧不堪，有的还相当新，全是吴家塘所在县的县志。

我们还只是略略翻了一翻，轨发现本县的县志，有看截然不同约两个版本。一个还是清朝嘉庆年间所刻的，另一部，却刻在几十年前。

我们先翻那部旧的，不多久，就找到了“吴家塘”，不论从文字，还是从简单的图来看，那是一个极大的池塘，县志上还有看这个大塘东西、南北

的距离。

当阮耀看到了那个“吴家塘”简单的图形之后，他的双眼，有点发直。

我忙推看他：“你怎么啦？”阮耀道：“这个大池塘...它的大小、形状，就正好和我的地产相仿！”我又翻那部新刻的县志，在新刻的县志中，吴家塘已经没有了，但是还保留着名字，而且还特别写着“地为本县首富阮勤所有，阮公乐善好施...等等。”我抬起头来：“看到没有，这位阮勤先生，他在发财之后，一定出钱重刻了县志，并且将原来的县志销毁了，只剩下这一部，自此之后，没有人会知道这一大片土地原来是一个池塘，而且，这个池塘，还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！”乐生博士道：“可是，当时，吴家村中不能没有人，别人也应该会知道的啊！”我道：“当然可能知道，但是有几个可能，第一、当时，吴家塘本来就是很荒僻的地区，居民不多。第二、阮耀的曾祖父发了财之后，钱可通神，要收买乡下人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，连县志都可以改刻，何况其它。”阮耀有点生气：“我看不出我的曾祖父为甚么要在这件事上骗人！”我略停了一停，才道：“阮耀，你不应该看不出来的，那张字条上，写得明明白白，吴家塘是吴慧的祖居。这个大塘消失了。变成了一片土地。这片土地。自然也属于吴慧所有，可是，从你曾祖那一代起。就成了你们阮家的产业！”阮耀冷笑看：“那又甚么可以值得奇怪的，我的曾祖父，向那个吴慧，买下了这块地。

我没有再出声，这幅地，是阮耀曾祖父向吴慧买下来的。自然有此可能，但是，也有更多别的可能，那事实，一定曾被记在日记之中，可惜的是，日记中最重要的几页，被人撕走了！

乐生博士看出我和阮耀之间的气氛不怎么对头，地道：“我们好像离题越来越远了，我们研究的是，何以人会神秘死亡，那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甚么，并不是研究玩家是怎么发迹的！”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是，你不能不承认，事情走出阮耀的曾祖父开始，一直传下来的！”乐生博士向我使了一个眼色，又同阮耀呶了呶嘴，我向阮耀看去，只见阮耀的面色，变得很难看。

我伸手拍了拍阮耀的肩头：“别介意，不论当年发生过甚么事，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，再世不会有甚么人追究的了。”当时，我看到阮耀的面色很阴森，而我却并没有予以多大的注意，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。我一面打着呵欠，一面道：“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！”乐生博士也打着呵欠：“是啊，天该亮了吧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看看手表，然而，大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不得了，已经十点钟了！”阮耀仍然没有说甚么，在这时，绝对想不到，阮耀对他的祖上的名誉，竟看得如此之甚，以至他竟会不顾一切，做出我们已有默契，大家都不敢做的事来。

当时，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阴森的建筑，到了外面，阳光普照，我和乐生博士，同阮耀告辞，阮耀也不挽留我们，我们分了手，我和乐生博士都回了家。

到了家里之后，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，看看早报，然后躺下来，睡看了。

这一觉，一直睡到夕阳西下才醒。我弯身坐在床上，又将整件事想了一遍，觉得事情，多少有点眉目了。

阮耀的那一大块地重，原来竟是一个大池塘，那的确很出人意外。

一个很大的池塘，在甚么样的情形下，会在一夜之间，变成了平地的呢？这实在是一个任何人所回答不出的问题。自然，地壳的变动，可以使一

个大湖，在地球表面消失，甚至变成一坐高山。但是，我已经尽可能找了所有的资料，绝无一点迹象，表示在那一夜之间，曾经有过地震甚么的事情，那一带更不会有火山爆发。

可是，一个大池塘，却在一夜之间，变成了平地！

现在，困扰我们的一切神秘莫测的事情，可以说都是从这个叫看“吴家塘”的大塘，在一夜之间消失而引起来的。

我想了一会，荣生博士就打了电话来，他在电话中问我，是不是和阮耀联络过，我说没有，但是，我准备和他通电话。

乐生博士要我和阮耀通电话之后，将结果告诉他。我放下电话听筒，又拿起来，拨看号码，打通了之后不多久，我就听到了阮耀的声音。

阮耀那边，好像十分吵，不断传来“轧轧”的声响。以致我不得不提高声音：“阮耀，你已经睡醒了么？”阮耀大声道：“我没有睡过！”我略呆了一呆，而他那边，实在太吵了，我又大声道：“你那边怎么啦，在干甚么？”阮耀邦笑了起来：“你猜猜看。”我不禁有点生气：“怎么猜得着？”阮耀道：“我想，解决问题最直截的方法，既然是将那亭基掘出来看看...”他话还没有讲完，我已经吓了一大跳，道：“阮耀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！”

## 挖掘地面上的金色地区

阮耀道：“为甚么不能，我已经雇了很多工人，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了。第一层亭基，已被完全移开，下面是一层花岗石，也被移去了一半，再下面，好像还是一层花岗石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当然来，我会和乐生博士一起来！”我放下电话，马上将情形对荣生博士说了一遍，然后，我立即离家。

我和乐生博士，是同时到达阮耀家门口的，一路向内走进去，不多久，就听到了风镐的“轧轧”声，就像是进入了一个修马路的工地一样。

等到我们见到了阮耀的时候，他高兴地向我们走来。

我一看到阮耀，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冲动，立时叫道：“阮耀，快停止！”阮耀呆了一呆才道：“停止？你看看，如果会有甚么不堪设想的后果的话，现在也已经迟了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向那亭子的亭基指去。

那个亭子，原来是甚么样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在我第一次来到阮耀家中的时候，它已经被拆掉了，但是那个亭基，我却印象深刻。

亭基是大石砌成的，高出地面，这时，我看到一大块一大块被掘起来的大石，堆在一旁，约有近十个工人，满头大汗地工作着，风镐声震耳欲聋。

大石的事基，已完全被夷平了，在水泥下面，是许多块方形的花岗石，也已有十几二十块花岗石，被掘了起来。

可是，在第一层的花岗石被掘起之后，可以看得出，下面的一层，仍然是同样大小的花岗石。

这时，正有两个工人，在用风镐钻动第二层花岗石，我看了半分钟左右：“还来得及的，阮耀，现在停止，还来得及！”阮耀反倒道：“为甚么要停止？”我大声叫道：“你这样掘，希望掘点甚么出来？”阮耀笑道：“你以为会掘出甚么来？下面有一个窖，窖上有太上老君的封条，里面囚着七十二

地煞，三十六天罡？打开之后，会有一投黑气。直冲——”阮耀得意洋洋地说看，可是怕还没有说完。我已经大声一喝：“住口！”阮耀愕然望看我，我道：“阮耀，你别忘记，光是掀开石板，就导致了唐教授的死亡！”

阮耀吸了一口气道：“可是，这里只是涂上金色，并没有危险记号，而且，我已经开始了半天，大半天了，甚么事情也没有！”我望看乐生博士，希望乐生博士，站在我的一边，可是，荣生博士这时，反倒向前走去，因为两个工人，已经用力捷起了第二层的花岗石来。阮耀也不再理我，向前走去，我只好跟了上去，只见那两个工人，直起身子，叫道：“阮先生，下面还有一层。”阮耀、我、荣生博士三人都看到，在第二层的一块花岗石被吊起来之后，下面仍然是一层同样的花岗石。

阮耀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们一直掘下去，我供膳宿，工资照你们平时工作的十倍！”正在工作的十几个工人，一听得阮耀这样宣布，一起发出了一下呼叫声，表示极度的满意，各自起劲地工作看。阮耀道：“你看，没有事，我已召了另一批工人，连夜工作。”我没有说甚么，我也知道，这是发掘秘密的最直截的方法，虽然我也知道，一定会有甚么难以预测的结果发生，但是至少直到现在为止，没有甚么。

阮耀很起劲地在督工，不多久，天就黑了，这一角早已拉上了灯，另一批工人来到，第一层花岗石，已被全掘了起来，第二层也掘了一大半，第三层也有两块花岗石被吊了起来。

在第三层之下，仍然是一层花岗石。

阮耀“哼”地一声：“哪怕你有一百层，我也一定要掘到底！”他又望看我们：“我恨倦了，要去休息一下，你们在这里看看，一有发现就来叫我！”他既然那样坚决，我自然无法阻止他，荣生博士则根本不想阻止他。

阮耀走了，我和乐生博士看工人工作。

到了午夜时分，第二层花岗石。已全部起完，第三层起了一大半，第四层也起出了几块，在第四层之下，仍然是一层花岗石。

工人们一面工作，一面议论纷纷，在猜测下面究竟有些甚么。

别说工人好奇，连我和乐生博士，看到了这种情形，也是目瞪口呆，我也不相信阮耀会睡得看，但是位也的确要休息一下了。

果然，我和乐生博士，看看工人工作，甚至我们也参加工作，将一块又一块的大花岗石，搬起来，移开去，我们才将阮耀“赶”走不到半小时，他又出现了！

他显然未曾睡看过，因为他双眼中的红丝更多，我一见他，就道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阮耀摊看手：“我怎么睡得着？这里的情形，怎么样了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走了过来。

这时候，由于已经有两层花岗石，全被移了开去，是以原来是亭基的地方，已经陷了下去，他来到了陷下去的边缘，向下看看，皱看眉，然后抬起头来，苦笑看：“又是一层！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现五层了，我敢说，在第五层花岗石之下，一定是另一层花岗石！”乐生博士在一旁道：“当初为了造一座亭子，而奠上那么多层基石，实在是小题大做了，若这情形，在这些基石上，简直可以造一座大厦！”我摇了摇头：“这些石层，显然不是为上面的亭子而造的，我相信，在花岗石下，一定有看甚么极其离奇的东西！”阮耀用他充血的眼睛望看我：“卫斯理，你有过各种各样奇异的经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在这些花岗石层下面，有看甚么？”听得阮耀这样问我，

我不禁苦笑了起来。

我摇着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相信不是到最后，谁也不会知道的！”阮耀道：“好，我就掘到最后！”乐生博士摊着手：“有可能掘到最后，一样不知道结果！”乐生博士这样说法，我倒很表同意，因为世界上，有许多事，根本是没有结果的。尤其以神秘的事情为然。可是荣生博士这样说，却无异是向阮耀泼了一盆冷水，他现出很愤怒的神情来，狠狠瞪看乐生博士。

我已经看出，阮耀这时的精神状态，很不正常。可能是由于他过度疲倦，也可能是由于过度的期望，总之，如果这种不正常再持续下去，唯一的可能，就是出现更大的不正常。

所以，我伸手轻拍他的肩：“一直掘下去，自然可以掘出一个结果来，但是我看，一层一层的花岗石，不知有多少层，看来不是三五天之内，可以有结果的事，你必须休息，我们也要休息了！”阮耀向我眨着眼睛：“我知道我需要休息，但是我睡不看。有甚么办法？”我道：“很简单，召医生来，替你注射镇静剂，使你能获得睡眠！”阮耀又望看我眨了半晌眼睛才道：“好的，我接受你的意见！”我向乐生博士挥了挥手，我们三个人，一起进了屋子，由我打电话，请来了一位医生。

在医生未来之前，阮耀只是在屋子中，团团乱转，医生来了，替他注射了镇静剂，我们眼看着他躺在沙发上睡看，才一起离开。

在阮耀家的门口，那医生用好奇的口吻对我道：“阮先生的精神，在极度的兴奋状态之中，究竟是甚么令得他如此兴奋的了？”我无法回答医生的话，但是医生的话，却使我感到真正有钱的人，实在是很可悲的，他们因为甚么都有了，再也没有甚么新的事情，可以引起他们感官和精神上的新刺激，那样，生活看还有甚么趣味？我含糊地道：“是一件很神秘的事，和阮家的祖上有关，现在我也说不上来。”医生上了车，我和乐生博士也分了手。我们估计，阮耀这一觉，至少可以睡八小时，那就是说，明天早上，我们再来不迟。

我和乐生博士分手的时候，约定明天早上八时再通电话。我回到了家中，心中也胤待可以，那座亭子的亭基之下，竟有看这么多层铺得整整齐齐的花岗石，那究竟是为了甚么？难道罗洛地固上的金色，就是表示亭基下面，有看许多层花岗石？但是，单是一层层的花岗石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在花岗石之下，又是甚么秘密呢？我不知道一直向下掘下去，究竟会出现甚么，但是我倒可以肯定，没有发现则已，一有发现，一定极其惊人。

阮耀雇了那度多工人，使用了现代的机械，要将那一曰又一百铺得结实实的花岗石掘起来，尚且要费那么大的动，可知当年，在地上掘一个大坑，一层又一层地将花岗石铺上去的时候，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！

这项工程，是在甚么人主持下进行的呢？最大的可能，自然是阮耀的曾祖。

我又想起，阮耀说过，他的祖父，几乎将一生的时间，全消磨在他们的家庭图书馆之中。那么，如果假定，阮耀曾祖的日记中，有关这件神秘事件的部分，是被罗洛撕掉的，那么，阮耀的祖父，一定曾看到过这些日记。

我本来是胡思乱想地想看的，可是一想到这里，我直跳了起来，呆呆地站看。

当时，我们在玩家的家庭图书馆中，找阮耀曾祖的日记，找信札、找资料、翻县志，绝未曾注意到阮耀祖父遗下的物件！

阮耀的祖父，既然曾看见过那些被撕走的日记，那么，他对这件神秘的事情，一定有彻底的了解。如果这真是一件神秘的事情，那么，他的祖父，一定有他自己的思想，极有可能，也在日记上留下甚么来，而我们当时，却忽略了这一点：当我一想到这一点之际，我感到了极度的兴奋。阮耀在罗洛地固上那块涂有金色的地方，一直掘下去，自然是最直截的办法，但是要了解这件神秘的事件，从头到尾的来龙去脉，还是非从资料上去查究不可。

我明知阮耀这时，正由于镇静剂的作用而在沉睡，我应该等到明天才去，因为这时候，就算去了，我也无法将他弄醒的。可是，我觉得我们三个人，当时既然忽略了阮耀祖父的日记、手札等类的资料，那么一定是在这一方面，有所发现的了！

本来，我已经换上了睡衣，准备睡觉的了，我又匆匆脱下睡衣，阮耀不醒也不要紧，玩家的仆人都认识我，知道我是他们主人的好友，就算我将那家庭图书馆的门锁，便弄开来，他们也不会怪我的。

我奔出门口，上了车，已经过了午夜时分，街道上很静，我驾看车，冲过了好几个红灯，直向阮家驶去。

当我的车子，驶上通向玩家的那条大路之际，只听得警车的警号声，消防车的警号声，自我的车后，追了土来，我不得不将车驶近路边，减慢速度。

在我的车子，减慢速度之际，我看到一辆善车，三辆消防车，以极高的速度，向前驶去。

那时候。我还未曾将警车和消防车，与我此行的目的，联系在一起。

可是，在三分钟之后，我却觉得情形有点不妙了！

那时候，离阮耀的家已相当近，我已经可以看到，前面有烈火和浓烟冒起，阮耀的家失火了！

我心中怦悸乱跳，连忙加快速度，等到我来到的时候，警员和消防员，已在忙碌地工作，我也看到了起火的地点，那正是阮耀的家庭图书馆。

我从事中跳了出来，向前奔去，两个警员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我急叫道：“我是主人的朋友，有紧急的事情，让我进去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看到两个仆人，和一个高级警官，一起走了出来，我又叫着那两个仆人的名字，道：“阮先生醒来没有？”那仆人一看到我，就抹看汗：“好了，卫先生来了。阮先生还在睡，唉，这怎么办！”那两个警员，看到了这种情形，就故我走了进去，我直奔向家庭图书馆的建，灌救工作，才刚开始，火舌和浓烟，自那幢屋子中，直冒出来。

我一把拉住负责指挥救火工作的消防官员，道：“这屋子中有极重要的东西，我要进去将这些东西弄出来！”那消防官员望看我：“你看到这种情形的了，没有人可以进得去！”我抓住了他的手臂，用力摇看他的身子：“我一定要进去，一定要！”我那时的样子，看来有点类似疯狂，那消防官员用力推开了我，我喘看气：“借冲进火窗的设备给我，集中水力替我开路，我要进去。”消防官员厉声道：“不行！”我也厉声道：“现在，我冲进去，或许还能来得及，要不然，抢救不出东西来，要你负责！”消防官大声道：“你是疯子！”我嚷叫道：“你别管我！”我一面叫，一面奔向一辆消防车，拉过了一套衣服来，迅速穿上，在一个消防员的头上，抢下了钢盔，又抓起了一只防烟面罩，向前直奔了过去。

在我奔到门口之际，恰好轰地一声响，建物的门。倒了下来，几条

水柱，向门内直射，我略停了一停，全身已被水淋了个湿透。

我只不过停了半秒钟，就在许多人的齐声惊叫、呼喝声中，冲了进去。

一冲进门，我就发现，人显然是从下面烧起来的，也就是说，是在储藏书籍的地方烧起来的，我冒着浓烟，奔到楼梯口。

楼梯上已全是人，我根本无法向下冲去，而且，我也根本无法看清楚下面的情形。

我在进来的时候，身上虽然破水淋得透湿，但这时，我才冲进来不到一分钟，我的头发，已开始“吱吱”叫看，焦卷了起来。

我冒险一脚跨下楼梯去，一大股浓烟，直冲了上来，使我的眼前，变成一片漆黑。

我虽然戴着防烟的面具，但是这时，也忍受不住，我只感到一阵极度的昏眩，身子向前一侧，几乎要向下直栽了下去！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如果我直栽了下去，那么，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：在若干小时之后，我的身体被找到，已成一团焦炭！

而也在那千钧一发的一刹间，我觉得肩头上被人用力一扳，接着，有人拉住我的腰际，有人抓住了我，将我的身子，便抱了出去！

我是不顾一切、硬冲进来的，然而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地无法再坚持要冲下去了！

我被拖出了火窟，神志居然还清醒，我看到，将我拖出来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阻止我进去的那消防官，和另一个消防员。

我除下了防烟面具，望着那急促地喘着气的消防官苦笑，一时之间，连一句感激他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
而就在那一刹间，又是“轰”地一声响，整个建物的屋顶，都塌了下来。

在建物的屋顶塌下来之际，我们隔得十分近，真觉得惊天动地，火头向上直冒了起来，冒得极高，水柱射了上去。完全不受影响。

消防官拉着我，疾奔开了十几码，我方喘着气，道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消防官瞪着我，道：“先生，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是人，虽然有像你这样的蠢人。”我的一生之中，很少给人这样子骂过，但这时，那消防官员这样骂我，我却被他骂得心悦诚服，我喘着气，道：“幸亏是你，不然我一定死了！”消防官不再理会我，转过身去，指挥救火，又有几辆消防车赶到，幸好火势并没有蔓延开去，但是玩家已然开了个天翻地裂。

火势被控制，在天亮时分，火头已经完全熄了，只有一点烟冒出来。

我由仆人带着，去洗澡，换衣服，然后，和乐生博士通了一个电话，但是却没有人接听，再去看阮耀。

阮耀还在沉睡，但是它是事主，警方和消防局方面都需要找他问话，商量下来，没有办法，只好由我用冻水将他淋醒。

阮耀睁开眼来，一看到我站在他面前，立时翻身生了起来，道：“可是有了发现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是，昨天晚上，你家里失火了！”阮耀呆了一呆，我退开了几步，他也看到了警方的消防官。

消防官道：“阮先生，烧了一幢建物。”我立时道：“就是你的家庭图书馆，昨天晚上，我们还在那里！”阮耀跳了起来：“起火的原因是甚么？”

## 一场怪火



消防官道：“难说得很，据报告的人说，火势一开始就十分炽烈！”一位警官道：“是不是有被人纵火的可能？”阮耀立时道：“不会的，绝不可能，我这里的仆人，绝不会做那样的事。”消防官望了我一眼，向阮耀道：“在那建物之中，有甚么重要的东西？”阮耀呆了一呆：“里面的东西，说重要，当然十分重要，但是大可以说，没有甚么大关系！”消防官指着我：“可是这位先生，在火最别的时候，硬要冲进去抢救东西，只要我慢半秒锺，他就一定死在火窟之中了！”阮耀望看我，我苦笑看。

对于我当时的行为，实在连我自己，也无法作圆满的解释，我只好对阮耀苦笑，从阮耀诧异的神色上，我自然也可以知道，他的心中，觉得十分奇怪。

但阮耀应付得很聪明，他道：“卫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是不想我家传的那一些纪念物，遭到损失！”阮耀一面说看，一面道：“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么？”消防官道：“当然可以！”一行人，一起向外走去，来到了火灾的现场，整幢建物，倒真正是在一夜之间，消失不见了！

由于这建物是有看一个很大的地下室的，是以火灾的现场，看来也和别的火场，有些不同。在地面上，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坑，许多烧成了漆黑，根本无法辨认它原来面目的东西，大坑中还积看许多水，那是昨晚一夜灌救的结果。

阮耀看看发呆：“看来甚么也没有剩下！”我苦笑道：“的，甚么也没有剩下！”我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如果昨晚，不是有人救我，我已经烧死了，阮耀，要是我死了的话，是死于意外，还是死于那神秘的力量？”阮耀摸他自己的脖子，没有出声。

这时，有许多消防员，在移开被烧焦了的大件东西，在作火场的初步清理工作。

阮耀一直望看火场，我则已半转过身去，就在这时，阮耀突然叫了起来，他的叫声十分尖，一时之间，所有的人，都向他望来。

我也立时向他看去，只见他伸手指看下面，尖叫道：“我是不是眼花了，看，这是一只烧焦了的人手！”在场的所有人，全都吃了一惊，连忙又一起循他所指看去。

而当所有的人，看到阮耀指看的那一处时，人人都呆住了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阮耀所指的，是一团烧焦了的圆形东西，那东西，还依稀可以看出，是一只金属的虎头。

我自然知道，这虎头原来是在甚么地方的，它在壁炉架上，转动它，一只书橱移开，出现隐藏在墙中的那个铁柜，我们昨晚曾将之打开过。

而这时，在那圆形的焦物体上，有看一只人手！

要辨别那是一只人手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与其说是人手，还不如说那是一只烧干了的猴爪好得多，但是，经阮耀一提，人人都可以看得出，那的确是一只人手，手腕骨有一截白森森地露在外面，手腕以下部分，完全埋在烧焦了的的东西之下！

消防官立时叫了起来：“我们到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都说这建物一直是空置的根本没有人！”阮耀的神色苍白，道：“的确应该是没有人！”我吸

了一口气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这个人是谁？阮耀，你看见没有那是那只铜铸的虎头！”阮耀有点失魂落魄地点看头，几个消防员，已经走近那只恐怖的人手从四周，开始搬开烧焦了的东西，渐渐地，我们看到了一颗烧焦的人头。有一个人，被烧死在里面，那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了！如果我再用详细的文字，记述当时的情形，实在太可怕了，或者还是“惨不忍睹”四个字，来笼统形容，比较好一点。

我和阮耀两人的身子一直在发着抖，我们都无法知道这个焦黑的尸体是属于甚么人的，但是无论是甚度人，一个人被烧成那样子，实在太可怕了。

在足足一个小时之后，焦黑的尸体，才被抬了土来，放在担架上，警官望看我和阮耀，我们两人，都摇看头，表示认不出那是甚么人来。

普官道：“阮先生，你应该将你家里所有的人，集中起来，看看有甚么人失了踪？”阮耀失神地点看头，对身后的一个仆人，讲了几句，又道：“叫他们全来！”那仆人应命走了开去，不一会，仆人络绎来到，在阮家，侍候阮耀一个人的各种人等，总共有二百多个，总管家点看人数，连挖掘花岗石层的工人，也全叫来了，可是却并没有少了甚么人。

阮耀道：“这个人，不是我家里的！”这时，一个仆人忽然快生生地道：“阮先生，昨天晚上，我看见有人，走近这里！”好几个人一起问那仆人道：“甚么人？”那仆人道：“我...我不认识他，他好像是主人的好朋友，我见过几次，我看到他一面低看头，一面走向这里，口里还在喃喃自语——”阮耀顿看脚：“这人是甚么样子，快说！”那仆人道：“他留着一撮山羊胡子——”那仆人的这一句话才出口，我和阮耀两人，便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乐生博士！”这年头，留山羊须子的人本来就不多，而阮耀认识的人，留山羊胡子的人更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乐生博士！

我立时问道：“那是昨晚甚么时候发生的事？”那仆人道：“大约是十二点多，起火之前，半小时左右的事！”阮耀厉声道：“混蛋，你为甚么不对消防官说，屋子里有人？”那仆人看急道：“我并没有看到他走进屋子，我不知道他在屋子中！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半小时前，我曾和乐生博士通电话，但没有人接听。”那警官立时向我，问了荣生博士的住址，派警员前去调查。我和阮耀两人，都心乱如蒲，一起回到了客厅上，阮耀和警方人员办例行手纹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捧看头，在想着。

如果那被烧死的人是乐生博士，那么，他是和我一样，在昨天晚上离开之后，又回来的了，不过，他比我早了半小时左右。

他为甚么要回来呢，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想到了同样的事情？我想到这里，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！

他是怎样烧死的，我不知道。

但是，这件惨事，要说和那“神秘力量”没有关系的话，我也不会相信。

我想到的是，如果我比荣生博士早到，那么，忽然起火，烧死的是甚么人？我不禁急促地喘着气，阮耀送走了消防官，来到了我的面前，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，我们除了相对无语之外，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口过了好一会，阮耀才苦笑道：“又死了一个！”

“我的身子震动了一下，阮耀的这句话，实在令人震动的，我们一共是四个人，已死了两个，如果死亡继续下去，下一个轮到的，不是位，就是我！”

我只好自己安慰看自己：“这个死者，未必是乐生博士！”我这样说看，

实在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，当然不能说服阮耀，阮耀只是望看我，苦笑了一下，接下来，我们两人都变得无话可说了。

过了不多久，那警官便走了进来，我和阮耀一看到他，就一起站了起来。

那警官进来之后，先望看我们，然后才道：“我才去过乐生博士的住所！”这一点，我和阮耀两人都知道的，我们一面点看头，一面齐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发现了甚么？”那警官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乐生博士是一个人独居的，有一个管家妇，那管家妇说，她昨天晚上离去的时候，博士还没有回去睡过觉。”这一点，虽然已在我的意料之中，但是一路听警官那样说，我的心还是一路向下沉。

那警官又道：“我们检查了荣生博士的住所——”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然后，以一种疑惑的眼光，望着阮耀：“博士和你是世交？”阮耀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甚么意思？”那警官取出了一张纸条来，道：“我们在博士的书桌上，发现这张字条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将字条递到我们面前来，我和阮耀都看到，字条上写着一行很潦草的字：阮耀的祖父，我们为甚么没有想到阮耀的祖父？一看到那张字条，我陡地震动了一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乐生博士是和我想到了同一个问题，才到这其来，而一到这其来，就遭了不幸！

那警官道：“阮先生，这是甚么意思？博士认识令祖父？还是有别的意思？”阮耀和我互望着：“警官先生，我祖父已死了超过二十年，但是我和乐生博士认识，还是近十年的事情，他不认识我的祖父。”那警官的神情，仍然十分疑惑：“那么，乐生博士留下这字条，是甚么意思？”警官的这个问题，并非是不能回答的。可是要回答他这个问题，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必须将一切经过，原原本本地说出来。

这一切事情，不但牵涉到阮耀家庭的秘密，而且其怪诞之处，很难令人相信，实在还是不说的好，是以，我道：“我看，这张字条，并没有甚么特别的意思，乐生博士忽然心血来潮，到玩家的私人图书馆去，或者是为了查一些甚么资料，却遇上了火灾！”那警官皱看眉，我道：“乐生博士一定是死于意外，这一点，实在毫无疑问了！”或许是我的回答，不能使对方满意，也或许是那警官另有想法，若他的神情，他分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，而且，他有点不客气地道：“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会调查！”我心中暗忖，这警官一定是才从警官学校中出来的，看来他好像连我也不认识，我只是道：“是，但是照我看来，这件事，如果要深入调查的话，责任一定落在杰克上校的身上。

那警官睁大了眼，望看我：“你认识上校？”我笑了起来：“你可以去问上校，我叫卫斯理。”那警官眨了眨眼睛，又望看手中的字条，他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我觉得你们两位，对于乐生博士的事，有很多事隐瞒着我。”我拍看他的肩头：“不错，你有看良好的警务人员的直觉，我们的确有很多事，并没有对你说，但是你也应该有良好的警务人员的判断力，应该知道我们瞒看你的话和乐生博士之死，是全然无关的！”那警官眨看眼，看来仍然不相信我的话，我知道，他一定会对杰克上校去说，而杰克上校，一定会来找我和阮跃的。

那警官又问了几句，便告辞离去，阮耀叹了一口气：“事情越来越麻烦了！”我苦笑看：“还有，你花园中的挖掘工程，火警一起就停顿，你是不是准备再继续？”阮耀无意识地挥看手，像是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才好，过了片刻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：“掘是一定要掘下去的，但等这件事告一段落时再说吧！”

我也知道，劝阮耀不要再向下掘，是没有用的，而事实上，我也根本没有劝他不要再掘下去的意思。

我在阮耀没有开始那样做的时候，曾剧烈反对过，那是因为我们对于挖掘这个亭基，会有甚么恶果，是全然不知道的。

但是照现在的情形看来，好像挖掘亭基，并没有甚么特别的恶果，已经有两层花岗石被掘起来，虽然不知道要挖掘多久，但主持其事的阮耀，和直接参加的工人，也都没有意外。

乐生博士的死，自然和挖掘亭基这件事是无关的，因为他是烧死在那幢建筑物之内的！

当时，我来回走了几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看来，乐生博士是正准备打开暗柜时，突然起了火，被烧死的，人是怎样发生的呢？”阮耀皱看眉，道：“他一定是一起火我死的，他的手竟没有离开那钢型的虎头。你可知道他为甚么要去而复返，地想到了甚么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他想到的和我想到的一样；在你祖父的日记中，可能同样可以找到这件神秘事件的全部真相！”阮耀仍是不断地眨看眼，接着，他也叹了一口气：“现在，甚么都不会剩下了，全烧完了，烧得比罗洛的遗物更彻底！”我苦笑看，摇看头：“要是我们能将罗洛的遗物全部彻底烧掉，倒也没有事了！”阮耀显得很疲倦地用手抹看脸：“卫斯理，这是不能怪我的，我想，任何人看到一幅地图上，有一块地方涂看金色，总不免要问一下的？”我安慰着他：“没有人怪你，至少，我绝不怪你，因为你这一问，我们可以渐渐地将一件神秘之极的真相，发掘出来。”阮耀仍然发出十分苦涩的微笑：“你不怪我，可是唐教授、乐生博士，他们难道也不怪我？”我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只好压低了声音：“他们已经死了！”阮耀抬起头来，失神地看问我：“如果不是我忽然问了那一句话，或许他们不会死！”我也苦涩地笑了起来：“世界上最难预测的，就是人的生死，你如果因之而自疚，那实在太蠢了！”阮耀没有再说甚么，只是不断地来回踱着步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我有一个古怪的想法，这件事，是我们四个人共同发现，而且，一直在共同进行探讨的，所以找在想，如果已死的两个人，是因为这件事而死亡的，那么，我和你——”他讲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口唇仍然顿动着，但是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你是想说，我们两个，也不能幸免，是不是？”阮耀的身子，有点发抖，他点了点头。

我将手按在他的肩上：“你不必为这种事担心，教授的死，是心脏病；博士的死，是在火灾中烧死的，我们都可以将之列为意外！”阮耀卸愁眉苦脸地道：“将来，我们之中，如果有一个遭了不幸，也一样是意外！”我皱看眉，一个人，如果坚信他不久之后，就会意外死亡的话，那实在是最可怕的事情了，就算意外死亡不降临，他也会变疯！

我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也实在想不出有甚么话可以劝他的，我只好道：“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话，那么，现在停止，还来得及。”阮耀一听得我那样说，却嚷叫了起来：“这是甚么话，我怎么肯停止，人总要死的！”他频频提及一个“死”字，这宜在更使我感到不安，我道：“别管他了，乐生博士没有甚么亲人，也没有甚么朋友，他的丧事——”

## 地底深洞

我说到这里，阮耀又不禁苦笑了起来。

乐生博士的丧事，是罗洛之后的第三宗了，他下葬的那天，到的人相当多，因为乐生博士毕竟是在学术界有看十分崇高地位的人。可是，他的真正知心朋友，却只有我和阮耀两人而已。

乐生博士的丧礼，就由我和阮耀两人主理，我们的心头，都有说不出的沉重，等到送葬的人络绎离去，阮耀俯身，在墓碑之前，将人家送来的鲜花，排得整整齐齐，然后，喃喃地不知在说甚么。

要补充一下的是，从荣生博士死亡，到他落葬，其间隔了一天。在这一天中，消防局和警方，从事了灾场的发掘工作。

的确，如阮耀所料那样，那幢建筑物，烧得甚么也没有剩下，想要找到一片剩下来的纸片都不可能。消防周的专家，也找不到起火的原因，他们只是说，这场火，可能是由于甚么化学药品所引起的，温度极高，而且一发就不可收拾。

阮耀自然知道，在这幢建筑物中，不可能储藏看甚么化学品的，而乐生博士，自然也不会带着化学药品，进去放火的。

送乐生博士落葬的那天下午，十分闷热，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看到一辆警方的车辆驰来，在近前停下。车子停下之后，从车中出来的，是一个身形高大，站得笔挺的人：杰克上校。

杰克上校一直向我是来，来到我的面前，呆了片刻，转身向荣生博士的坟，鞠了一躬，然后才道：“根据我部属的报告，乐生博士的死，其中好像有看许多曲折，两你们又不肯对他们说！”阮耀转过身来，我先替阮耀和杰克上校介绍，然后才道：“你可以这样说，但是，这些事，和乐生博士的死，没有直接关系。”杰克皱看眉：“就算是只有间接的关系，我都想知道一二。”我道：“你说得太客气了，我准备全部告诉你！”阮耀的心情很不好，他听得我这样说，有点不高兴地道：“为甚么要告诉他？”我委婉地道：“一来，他是警方人员，二则，上校和我合作过许多次，我们两人在一起，解决过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，如果他来参加我们的事，我相信，一定可以使事情有较快的进展！”阮耀叹了一口气，摊看手：“随便你吧！”我和杰克上校，一起走开了几步，在一张石慌上，生了下来。我已经准备将全部事的经过对杰克说，可是我的心中是十分乱，不知该从何处说起才好。我倒绝不担心杰克上校会不接受我的叙述，这一点倒是可以放心的，杰克上校有很多缺点，但是他也有高度的想像力，他可以接受任何荒谬的故事。我呆了片刻，心想，还是从罗洛的丧礼讲起吧！于是，我从罗洛的丧礼说起。这一切的经过，我当然不必在这里重覆一遍了，我只是不断地说看。

杰克上校很用心地听看，当我说到一半的时候，阮耀也走了过来，他不时插上一两句口，但是并不妨碍我对杰克上校的叙述。

等到我把整件事讲完 | 应该说，等到我把这件事讲到乐生博士的丧礼，天色已黑了下來，暮色笼罩看整个墓地，看来十分苍茫。

等我住口之后，我望看杰克上校，想听他有甚么意见，可是，杰克上校却像是看了魔一样，只是在喃喃地道：“一个大塘，在一夜之间不见了，是甚么意思？”他自言自语，将这句话重覆了好几遍，我问道：“你以为是甚么意思？”杰克上校道：“我想，就是一个大塘，忽然不见了！”我瞪大了

眼睛，道：“这不是废话么？”上校摇看头：“一点也不是废话，我的意思，在那一个晚上，忽然有许多泥土和石块，将这个大塘填没了，变成了一片平地！”我呆了一呆，立时和阮耀互望了一眼。

阮耀点了点头：“我想也是，犬塘消失了，变成了一片平地！”我道：“我也很同意你的见解，然而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从记载中来看，吴家大塘十分大，就算动用现在的工程技术，也决不可能将之填没。我曾经想到过，是由于地震，土地向上拱起，使大塘消失的！”杰克上校道：“那一定是极为剧烈的地震，应该有记录可以追寻。”我摇看头：“我宁愿相信当时并没有将这场地震记录下来，也不愿相信另外有地方，忽然来了一大批泥土和石块，将大塘填没。”杰克上校皱看眉：“不管是甚广情形，总之，吴家大塘在一夜之间，变成了平地。”我和阮耀异口同声：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”杰克上校又道：“然后，阮耀先生的曾祖父，就占据了这幅地！”阮耀的声调，有点很不自然：“我反对你用“占据”这个字眼。”杰克上校道：“可以，我改用“拥有”，你不会反对了吧！”阮耀没有再说甚么，杰克上校又说了下去：“然后，这位阮先生，就在这片土地上建屋，居住下来。”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在这里，可以补充一点，就是他在得到这片土地的同时，还得到了巨大的财富，他是陡然之间，变成巨富的！”这一点，阮耀和杰克上校，也都同意了。

杰克上校又继续发表他的意见：“他造了一座亭子在花园，也就是在吴家大塘变成的土地上，而在这亭子的基石下，铺上了好几层花岗石。”我点看头：“阮耀正在发掘。”杰克上校又道：“而在这个亭子的周围，有许多处地方，可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使人的情绪，发生变化，甚至死亡！”关于这一点，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，但是暂时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所以找和阮耀都点看头。

我们一面点头，一面准备听杰克上校继续发表他的意见。

那并不是说杰克上校的脑子比我们灵活。而是我们被这件事困扰得太久了，可能思考方向，已经进了牛角尖，不容易转弯。而杰克上校却是才知道这件事，是以他可能会有点新的、我们想不到的意见。

上校皱看眉，想看，那时，天色更黑了，他忽然问道：“你们下过陆军棋没有？”我和阮耀两人，都不禁呆了一呆，因为在一时之间，我们实在想不通，他那样问我们，是甚么意思。而杰克根本未等我们回答，就已经道：“陆军棋中，有三枚”地雷“，一枚”军旗“，”军旗“被对方吃掉就我了，普通在布局的时候，总是将三枚”地雷“，布在”军旗“的外围，作为保护！”天色更黑了，但是在黑暗之中，也可以看到，杰克上校的脸涨得很红，那可能是地由于想到了甚么，而感到兴奋之故。

果然，他立即道：“那些地图上的危险记号，就是”地雷“，其目的是保护地图上的那块金色，我认为所有的秘密，在发掘那亭子的亭基之后，一定可以有答案的！”阮耀立时道：“我早已想到了这一点！”杰克上校陡地站了起来：“那我们还在这里等甚么，快去召集工人，连夜开工！”杰克上校的话，倒是合了阮耀的胃口，是以阮耀也像弹簧一样地跳了起来。

我们三个一起驱车到阮耀的家中，阮耀立时吩咐仆人找工头，要连夜开工。

反正阮耀有的是钱，有钱人要办起事来，总是很容易的。半小时之后，强烈的灯光，已将那花园，照耀如同白书，一小时之后，工人已经来了。

少了乐生博士，多了一个杰克上校。阮耀的性子很急，为了想弄清楚，

究竟花岗石一共有多少层，是以挖掘的方法先尽量向下掘，而不是将每一层的花岗石都挖尽之后，再挖第二层。

这样的方法，虽然困难些，但究竟有多少层，自然也可以快一点知道。

然而，所谓“快一点知道”，也不是霎时间的事，一直到了第三天下午，才算是弄清楚。

花岗石一共有二十层之多！

掘出来的花岗石，每块大约是两见方，一厚，也就是说，到了第三天下午，那花园的一角，亭基之下，已经挖成了一个二十深的深洞。

我、阮耀和杰克上校，轮流休息看，杰克上校显然和我有同一脾气，对于一切怪异的事，不弄个水落石出，是睡也睡不看的，他抛开了一切公务，一直在阮耀的家中。

到了最后一层花岗石，连续被吊起了四块之后，两个工人，在深洞下叫道：“花岗石掘完了！”那时，我们三人全在，一起问道：“下面是甚么？”那两个工人并没有立即回答我们，我们只是先听到一阵“彭彭”的声响，像是那两个工人，正在敲打看甚么，从那种声音听来，显然，在花岗石下，并不是泥土，而是另一种东西。

接着，便是那两个工人叫道：“下面是一层金属板！”我、杰克上校和阮耀三人，互望了一眼。

在二十层花岗石之下，是一块金属板，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事，阮耀叫道：“你们快上来，让我下去看看，是甚么板！”那两个工人，沿看绳，爬了土来，强烈的灯光，照向深洞我们一起向下看去。

在这里，我或者要先介绍一下那个深洞的情形，花岗石的头四层，起去的石块较多，以下，每一层，只被挖出了四块，是以那深洞是方形的，面积是十平方，深二十。

当我们一起向下看时，只见底部是一层黑色的东西，看来像是一块铁板。

我和阮耀两人，一起抢着用绳索向下褪去，一直到了底部，我先用脚顿了两下，发出“彭彭”的声叫来，可见下面是空的，而且，那块金属板，也不会太厚。

阮耀道：“下面是空的，拿钻孔机来，钻一个孔，就可以用强力电锯，将之锯开来了！”

“我道：“当然，这块金属板不知有多大，要将它全都揭起来，只怕不可能。”我和阮耀，又一起攀了上去，阮耀又吩咐人去准备工具。这时，我和阮耀，都感到与奋莫名。杰克上校，也褪下洞去，看了半晌土来。一小时后，钻孔机已在那金店板上，钻了一个四分之一寸的圆孔，那金属板大约有一寸厚。

两个工人，用强力的电锯，在洞下面工作，电锯所发出来的声响，震耳欲理。我们都在上面，焦急地等着。谜底快要揭开了，在这样的时刻，自然分外心急。

约莫又过了一小时，只听得下面两个工人，一起发出了一下惊呼。

我们一直在向下看看，看到那两个工人，已经锯成了一个四平方 的洞，我们也知道那两个工人之所以发出惊呼声的原因。

那块被锯下来的金属板，向下跌了下去，那么大的一块金属板，向下跌去，落地之际，是应该有巨大的声响发出来的。

可是，却一点声响也没有！

那块金属板自然不会浮在半空之中不向下跌去，但是一点声打也听不到，这证明，金属板下面，有不知多深的一个无底深洞在！

我在听得那两个工人，发出了一下惊呼声之后，立时也向下跳去，当我落到了那个被锯开的方洞之旁时，只看到那两个工人的神色，极其苍白，紧贴看花岗石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我等看，想听那块金属板到地的声音，可是又过了两分钟，却仍然二点声音也听不到。

我的手心，不禁在隐隐冒汗，只听得阮耀在上面不住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抬起头：“悬一支强力的灯下来，阮耀，你也下来看看。”那两个工人，已沿看绳子，爬了上去，阮耀也来到了我的身边，不一会，一支强力的灯，悬了下来，我移动看那灯的支，照向下面。

在金属板之间，被锯开的那个洞中，灯光照下去，只见黑沉沉地，甚么也看不到。

我估计有聚光玻璃罩设备的强烈灯光，至少可以射出二百码远。

可是，灯光向下面射去，却根本见不到底，下面是一个黑沉沉的大洞，不知有多么深！

阮耀望看我，骇然道：“下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深洞？我要下去看看！”阮耀那样说，令我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别乱来，我们先上去，试试这个洞，究竟有多么深！”阮耀却一直凝视看这个深洞，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情，从它的那种神情来看，他好像很想槌进那个深洞之中去看一看。

我自然也想进这个深洞中去看一看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地底有一个这样的深洞，那实在是一件怪异到了不可思议的怪事。

但是，在望向那个深洞的时候，我心中却有一种感觉，我感到，在这个深洞之中，纵使不会有甚么九头喷火的龙，也一定隐伏看无可比拟的危机！

所以，我又道：“要试试这个深洞究竟有多深，是很容易的事，我们先上去再说！”阮接点了点头，我和他一起，攀到了上面，才一到上面，十几个工人，就一起走了过来。

其中一个工人领班，有点不好意思道：“阮先生，虽然你出我们那么高的工钱，但是我们...我们...”阮耀有点生气：“怎么，不想干了？”那工人领班搔看头：“阮先生，这里的事情太怪，老实说，我们都有点害怕。”阮耀还想说甚么，我已伸手轻轻推了他一下：“反正已经有结果了，让他们回去吧！”阮耀挥看手，大声道：“走！走！走！”所有的工人如释重负，一起走了开去，阮耀“哼”地一声：“地底下掘出了一个深洞来，有甚么可怕的，真没有用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叫看仆人的名字，吩咐他们立时去买绳子和铅，然后，我和阮耀，一起进了屋子。杰克上校听说在花岗石层之下，是一块金属板，而金属板之下，又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洞时，他也膛目结舌，不知是甚么现象。

一小时后，测量深度的工具，全都买了来，阮耀将铅锤钓在绳子的一端，同深洞中槌下去，绕看绳子的轴轳，一直在转动看，这表示铅锤一直在向下落去。

绳子上有看记号，转眼之间，已放出了二百码，可是轴轳卸越转越快。

我只觉得手心在冒汗，看看转动的轴轳，四百码、五百码、六百码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，在这里的地形而言，如何可能出现那样的一个深洞？可



是，轴辘继续在转，七百码、八百码。

杰克上校也在冒汗，他一面伸手抹看汗，一面甚至还在喘看气。

阮耀站在花岗石上，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看下面，绳子还在向下沉看，九百码、一千码。

等到绳子放到一千码时，轴辘停止了转动。

然而，这绝不是说，我们已经测到这个洞有一千码深，决计不是，轴辘之所以停止转动，是因为绳子已经放尽了的缘故。

阮耀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发起火来，对看去买测量工具的那仆人，顿足大骂：“笨蛋，叫你们去买东西，怎么绳子那么短？”那仆人连连称是，然后才分辨道：“买测量工具的人说，一千码是最多的了，根本没有甚么机会用到一千码，我...我立刻再去买！”看阮耀那种满脸通红，青筋暴绽的样子，他似乎还要再骂下去，但是杰克上校已然道：“不必去买了！”阮耀大声道：“为甚么？”杰克上校指看下面：“这是危险地区，我要将这里封起来，不准任何人接近！”杰克上校那样说，虽然使我感到有点意外，但是我却也很同意他的办法，因为一个槌下了一千码绳子，还未曾到底的深洞，无论如何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

我正想说话，可是阮耀已然“哼”地一声：“上校，你弄错了，这里不是甚么公众地方，而是我私人的产业，你有甚么权利封闭它？”杰克上校道：“自然会办妥手纸，我会向法院申请特别封闭令。”阮耀仍然厉声道：“不行！”杰克上校冷冷地道：“封闭令来了，不行也要行，再见，阮先生！”杰克上校的脸色很苍白，他话一说完，立时转过身，大踏步向外走去。

阮耀的脸色也极其难看，他厉声道：“我不要再见到你，上校！”杰克上校只不过走开了五入步，他自然听到阮耀的话，但是他却只是停了一停，并未曾转过来，接着，一迳走了开去。

阮耀顿看足：“岂有此理！”他又同那仆人瞪看眼：“还不快点去买绳子！”那仆人连声答应看，奔了开去，我吸了一口气：“阮耀，我有几句话！”阮耀转过头来，望走了我，我道：“我倒很同意杰克上校的办法！”阮耀大声道：“他无权封闭我的地方，不必怕他！”我道：“我的意思，并不是由他来封闭，而是我们自己，将掘出来的花岗石放回去，就让这个深洞，一直留在地下算了！”阮耀听了我的话，先是呆了一呆，接着，便在鼻子眼中，发出了“嗤”地一声：“卫斯理，亏你还说你自己对甚么神秘的事情。都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肯停止，现在，这件事没有结果，你就要放弃了？”我不理会他那种轻视的口气，只是道：“是的，你要知道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，不会有结果的！”阮耀挥看手：“那你也走吧，哪儿凉快，就到哪儿耽看去，别在我这里凑热闹。”他这样的态度，我自然也很生气，我大声道：“那么，你准备怎么样？”阮耀道：“不劳阁下过问，没有你，世界上很多人都活得很好。”我不禁大是恚怒，厉声道：“好，那么再见！”阮耀冷冷地道：“再见！”我“哼”地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当时，阮耀当看它的仆人，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，我又不是一个有看好涵养的人，自然会感到难堪，恶言相向，拂袖而去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而更主要的是，当时，我绝未曾想到，阮耀赶走我，可能是故意的，他早已打定了主意想做甚么，只不过嫌我在一旁，会阻止他，所以他才将我赶走的。

如果当时我想到了这一点，那我决不会走，一定会留下来和他在一起的！

当时，我愤然离去，回到了家中，还大有怒意，我下了决心，这件事，轨这样算了，我决不再过问，也不再去想它。

然而，要我不再过问容易，要我不去想它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在休息了一会之后，和好几个著名的地质学家通了电话，其中一位的话，可以代表许多对本地地质学有研究的人的意见。

当他听到我在电话中说，吴家塘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深不可测，至少超过一千码的洞穴时，他第一句话就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我道：“我不是问你是不是可能，而是这个深洞已然实际上存在，我问你，这个深洞是如何形成的，和在这个深洞之下，可能有着甚么？”那位地质学家发出了几下苦笑：“你似乎特别多这种古怪问题，老实说，我无法回答你，除非我去看过那个地洞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没有人可以去探测这个地洞，它实在太深了！”那位地质学家道：“其实，以现在的科学而论。还是很容易的，根本不必人亲自下去，只要枪一具电视摄影机下去，每一个人。都可以在电视萤光屏上。看到深洞底下的情形了！”

“我本来是想请教这个深洞的形成，是不是有地质学上的根据的。

可是这时，那位地质学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办法！

我略呆了一呆，立时想到，这个办法，对普通人来说，自然比较困难，但是以阮耀的财力而论，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甚么困难的事的！

如果我在和阮耀分手之前，想到了这一点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吵架了！

我略想了一想，心忖我和阮耀吵架，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明天和他通一个电话，一样可以将这个办法，提供给他去实行的。

我在电话中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你作一个估计，这深洞之下，会是甚么？”那位地质学家，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是一个地质学家，不是科学幻想小说家，照我来看，这一带的地质构成成分是水成，如果有一个深洞，那么，唯一的可能，是一种地质的中空现象形成的，不过——”他讲到这里，略为犹豫了一下，才道：“不过照情形来说，地下水会涌上来，那个深洞，事实上，应该是一个很深的井。”我笑苦看，道：“没发现有水，至少，我们看不到任何水。”我儿问不出甚么来，只好放弃，躺在床上，竭力想将这件事忘记，但那实在是十分困难的事，所以一直快到天明，我才有点睡意。

而就在我在半睡眠状态之中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。

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电话铃声，特别刺耳，我翻了个身，抓起电话听筒来，我听见的，不是语声，而是一阵急促的喘气声。

一听到这一阵急喘的声音，我陡地怔了一怔，睡意全消，忙问：“甚么人？甚么事？”电话中的声音，十分急促：“卫先生？我是阮先生的仆人！”我认出了电话中的声音，那就是阮耀要他去买绳子的那一个。

而这时，我一听得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，我立时料到，阮耀可能出事了，因为如果不是阮耀出事，他的仆人，是决不会在清晨时分。打电话给我的！

我连忙问道：“怎么样，阮先生出了甚么事？”那仆人并没有立时回答我，只是连连喘气，我连问了两次，那仆人才语带哭道：“阮先生...他...他不见了！”我陡地一呆：“不见了，甚么叫不见了？”那仆人道：“他进了那个洞，一直没有上来。”我吓了老大一跳，整个人都在床上，震了一震，我早就已经料到，阮耀可能会做出一些甚么古怪的事情来的，但是我决想不到，他竟然会卤莽到自己下那个深洞下面去：这真是想不到的事！

刹那之间，我心乱到了极点，不知说甚么才好。

那仆人在电话中又道：“卫先生，请你立即来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！”或许是由于这件事，人使人震惊了，是以找也无缘无故，发起脾气来，我对看电话，大声吼叫：“现在叫我来，又有甚么用？”那仆人急忙道：“阮耀先生在下去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要是他不上来的话，千万要我们打电话给你！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他是甚么时候下去的？”那仆人道：“你走了不久，已经有四五个钟头了！”我厉声道：“为甚么你们不早打电话来给我？”那仆人支支吾吾，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我立即就来，你们守在洞口别走！”那仆人一轮声地答应着，我放下了电话，只觉得全身有僵硬的感觉。

这件事，我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已经说过，有许多次，根本全然是由于偶然的机而发生的，要不是那几次碰得巧的话，根本甚么事也不会发生。

第一次的偶然，当然是罗洛的那只书橱，向下倒去的时候，是面向看上，第二次偶然，则是散落开来的众多文件之中，偏偏那份文件，落到了阮耀的手中，而阮耀偏又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

要是那时，根本没有人去睬阮耀，也甚么事情都没有了，要是那时，我不将这份地图留起来，而一样抛进火堆中，也甚么事情没有了。

可是现在，唐教授死于“心脏病突发”，乐生博士死于“意外的火灾”，阮耀又进了那个深洞，生死未上，只怕也凶多吉少！

我望看那两个摇看轴瑛的仆人，看到绳子已只有二百多码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驶到，杰克上校带着几个警官，大踏步走过来。上校一面走，一面叫道：“阮耀，你来接封闭令！”我听得杰克上校那样叫着，不禁苦笑了起来！

要是现在，阮耀能出现在我们眼前，那就好了！

杰克上校一直来到近前，才发现阮耀不在，而且，个个人的脸色都很古怪，他呆了一呆，直望看我：“怎么，发生了甚么事？”我用最简单的话，讲述了所发生的事，杰克上校的面色，变得难看之极，这时，绳子已全被绞土来，那张梯子，也出现在洞口。

那张椅子，是一张很普通约有看扶手的椅子，在两边的扶手之间，还有一条相当宽山皮带“照说，一个成年人，坐在这样的一张椅子之上，是不会跌下去的，但是，阮耀却不在！”杰克连声道：“狂人，阮耀是个疯子！”我望看杰克上校：“上校，我马上下去找他！”上校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不行，我要执行封闭令，谁也不准接近这里！”我仍然望看他，道：“上校，我一定要下去，他可能只是遭到一点意外，并不曾死，正亟需要我的帮助，我一定要去！”杰克上校大声呻道：“不行！”我坚定地地道：“如果你不让我下去的话，将来在法庭上作证，我会说，阮耀的不幸，是由于你的阻挠！”杰克上校气得身子发抖，大声道：“你这头驴子，我是为了你好！”我摊看双手：“我知道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不能眼看看阮耀出了事，而我甚么也不做，我可以带最好的配备下去，甚至小型的降落伞。”杰克呆了片刻，才大声啡了起来。

杰克上校这时叫的，并不是不让我下去，而是大声在吩咐他的手下，去准备我下深洞而用的东西，真的包括准备小型降落伞在内。

洞外的各人，一直十分乱，我坐上椅，带着一切配备，准备进入深洞之际，已然是两小时之后的事了，杰克紧握着我的手，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你仍然是一头第十部：陷入无边黑暗之中所有的仆人，听得我那么说，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人开口。我心中更是愤怒：“你们之中，没有人放下去，

也该报警，等警方人员下去！”那仆人苦着脸：“阮先生吩咐过，不准通知警方人员，只准我们通知你！”我简直是在大叫了：“那么，为甚么不早打电话给我？”我在这样大声吼叫了之后，才想到，现在，我别说大声吼叫，就算我将这十几个仆人，每人都痛打一顿，也是无补于事的了。

是以，我立时道：“现在，还等甚么，快将绳子全扯起来！”这些仆人，听命令做事情，手脚相当快，两个仆人，立时摇看轴镢，绳子一码一码被扯土来，我在那深洞的旁边，来回走看，又从仆人的手中，取过那具无线电对讲机来。

那是一具性能十分好的无线电对讲机，在十哩之外，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，我对看对讲机，呻看阮耀的名字：“你一定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阮耀，不论你遭遇了甚么，就算你不能说话，想办法弄出一点声音来。好让我知道你的情！”我拨过掣，将对讲机贴在耳际，我只希望听到任何极其微弱的声音。

但是，却甚么声音也听不到！

这种情形，对无线电对讲机而论，是很不寻常的，几乎只有一个可能，会形成这样的情形，那便是，另一具对讲机，已遭到彻底的损毁！

我试了五分钟，便放弃不再试，因为阮耀如果有办法弄出任何声响的话，那么我一定可以听到声音的了。

现在，情形照常理来推测，最大的可能是在二十码之后，还未曾到底，但是阮耀却跌了下去，他可能再跌下几百码，甚至更深，那当然是凶多吉少了。

然而，一连串的事，是如此神秘莫测，谁又能说不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？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，可是一层一层扩展起来，却越来越大，不可收拾了！

我一面迅速地想看，一面穿看衣服，当我冲出门口的时候，我又已想到，罗洛这家伙，在临死之前，立下了这么古怪的遗言，可能他早已知道，在他的遗物之中，有一些东西，是十分古怪的，我又联想到罗洛的死因，是不是也是由于这幅地图？当我驾看车，向阮耀家疾驰之际，我心中乱到了极点，朝阳升起，映得我眼前生花，好几次，由于驶得太快，几乎闯祸。

我总算以最短的时间赶到了现场。

我首先看到，有一个很大的轴镢在洞边，槌下去的绳索，标记是二十码，洞旁还有一个仆人，手中掌看无线电对讲机，满头大汗，不住在叫着：“阮先生：阮先生！”他叫几声，就拨过掣，想听听是不是有回音，可是，却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在洞旁的仆人很多，可是每一个人，都乱得像是去了头的苍蝇一样，我大声道：“只要一个人说，事情开始时是怎样的？”那买绳子的仆人道：“我又去买了绳子回来，阮先生叫我们将一张椅子绑在绳上，他带看强力的电筒，和无线电对讲机，向下槌去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，望看那黑黑黝黝的洞，那仆人又道：“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下面闪耀的灯光，也可以和阮先生通话，可是渐渐地，灯光看不见了，但可以通话，等到绳子放尽之后；阮先生还和我们讲过话，可是声音却模糊得很，没有人听得出他讲些甚么，接看，就完全没有声息了！”我怒道：“那你们怎么不扯他上来？”那仆人道：“我们是立时扯上绳子来的，可是绳子的一端，只有椅子，阮先生已经不在，我有一面在对讲机呼唤他，又怕他找不到椅子，是以又将椅子槌了下去，

可是到现在，一点结果也没有。”我顿着脚：“你们也太糊涂了，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就该有人下去看看！驴子，不过的是头勇敢的驴子。”我苦笑看：“你错了，我一点也不勇敢，只不过是一头被抬上架子的驴子！”杰克上校道：“那你可以不必下去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如果阮耀死在这张椅子上，他的尸体已被扯了土来，那我一定主张立时封闭洞穴，而且从此不再提这件事，可是现在，我们不能确知阮耀的生死，他可能在极度的危险之中，极需要钢助，所以找不能不下去！”杰克上校叹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有时候，事情是无可奈何的。”他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检查一下应带的东西，电筒好用么？”我按了一下使用强力蓄电池的电筒，点了点头，他又道：“对讲机呢？”我再试了一下对讲机，虽然在这以前，我已经试过好几次。

杰克上校又将他的佩枪，解了下来给我，道：“或许，你要使用武器！”我接受了他的佩枪，但是却苦笑看：“如果下面有甚么东西，那么这东西，一定不是普通的武器所能对付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杰克上校也苦笑看：“我只能说，祝你好运！”杰克上校后退了一步，大声发号施令，我扶看椅子的扶手，椅子已在向下槌去。

我抬头向上看，上面的光亮，在迅速地缩小，我在对讲机中，听到上校的声音，他在道：“现在，你入洞的深度是一百五十码，你好么？”我用强力的电筒，四面照射看，那洞并不很大，略呈圆形，直径大约是四十，洞壁的泥土，看来并没有甚么特别之处。

我抬起头，乃然可以看到洞口的光亮，我回答道：“我很好，没有甚么发现。”我的身子，继续在向下沉看，杰克上校的声音，不断从对讲机中传来，告诉我现在的深度，当他说到“一千码”之际，他的声音有点急促。

我回答他道：“直到如今为止，仍然没有意外，这个深洞好像没有底一样，洞壁已不是泥土，而是一种漆黑的石，平整得像是曾经斧削一样！”我一面和杰克上校对话，一面不断地用有红外线装置的摄影机拍着照。

我在对讲机中，可以清晰地听到杰克上校的喘气声，他在不断报告看我入洞的深度，一直到两千码的时候，他停了一停：“你觉得应该上来了么？”我道：“当然不，阮耀失踪的时候，深度是二十码，而且现在，我觉得十分好，甚么意外也没有，甚至连呼吸也没有困难。”我听得杰克上校叹了一口气，接着，我的身子，又向下槌下去，杰克上校的语声，听来一样清晰，我已到了两千八百码的深度了！

这个深度，事实上实在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的的确确，深入地底，达到了这个深度，而且，向下看去，离洞底，似乎远远得很！

我对看对讲机，道：“绳子只有三千码，一起放尽了再说。”杰克上校，是照例会立时回答我的。

可是这一次，在我说了话之后，却没有他的回答，而我坐的椅子，也停止不动了。

我无法估计和杰克上校失去联络的正确时间，但是到两千八百码的时候，我还听到他的声音，现在，椅子不动了，一定已放到了二十码。

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中，我实实在在，未曾感到有任何变化，但何以对讲机忽然失灵了呢？我用电筒向下照去，看到了洞底。

洞底离我，只不过两码左右，我发出了一下叫呼声，涌身跳了下去。

当我落到洞底之际，我又对看对讲机，大声叫道：“上校，我已来到了洞底！”可是我仍然没有得到回答，我抬头向上看去，根本已无法看到洞口

的亮光了！

而且，我看到，槌我下来的那张椅子，正迅速地向上升去。

我大叫看：“喂，别拉椅子！”我的语声，在这个深洞之中，向起了一阵轰然的回音，但是我的话并没有用，那张椅子还在迅速向上升看，转眼之间，已经出了我手中电筒所能照到的范围之外！

槌我下来的椅子，为甚么会向上升去，这一点，我倒是可以想像得到的，那自然是杰克上校在上面，突然发觉失去了联络，所以急急将椅子扯上去的。

我大声叫了几下，回声震得我耳际直向，我知道叫嚷也是没有结果的，而且我想到，现在我既然在洞底，那么，阮耀的遭遇，可能和我一样，我应该可以找得到他的了。

我用电筒四围照看。可是。电筒的光芒，却在迅速地减弱。

这又是绝对没有理由的事，蓄电池是可以供应二十四小时之用，但是在半分钟之内，电筒已弱得只剩下昏黄的一线，紧接看，完全没有了光芒，漆一样的黑暗，将我围在中心。

我急促地喘看气，迅速地移动身子，向前走看，不一会，我双手摸到了洞壁。

虽然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，我摸到了洞壁，对我说来，毫无帮助。就算我是一只壁虎，我也没有可能沿看二十妈的洞壁爬上去的。

但是无论如何，那总使我心头，产生一种略有依靠之感。

我勉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想看该怎么办，我已无瑕去想及对讲机何以会失灵，电能何以会消失了，我只是想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而就在那时候，我觉出我手所按看的洞壁，在缓缓移动。

那是一种十分缓慢的移动，但是我确实可以感觉得到：洞壁在动，或者，与其说是“移动”，不如说洞壁是正在向内缩进去，好像我按看的，不是坚硬的上石，而是很柔软的东西一样。

刹那之间，我整个人都震动起来。

而几乎是同时地，我所站的洞底，也开始在动，洞底在渐渐向上拱起来。

我完全像是处身在一个恐怖无比的噩梦之中一样，我拚命按看电筒，希望能发出一点光亮，使我可以看到眼前的情形。

但是，我眼前还是一片黑暗，而移动在持续看。

我不知各位是不是有过这种噩梦的经验，在亟想要光亮的时候，所有的灯，全都无缘无故地失灵，只剩下黑暗，在黑暗中冒冷汗。

然而，噩梦的梦境虽然可怖，在遍体冷汗之后，就会骤然醒来，而一醒了之后，一切可怖的梦境，就会成为过去。但是我这时，却并不是身在梦境，而是实实在在地在这种可怖的境地之中！

要命的也就在这里，洞底的移动，越来越剧烈，我已无法站稳身子，突然之间，我立足之处，扶起了一大块，我整个人向前，仆了出去。

本来，我是站在洞壁之前的，在我的身子向前仆出去之际，我双手自然而然地按向前，希望能投在洞壁上。将身形稳住。

可是，我一按却按了个空！

在我面前的洞壁消失了，我的身子，向前直仆了下去，接看，我便翻滚看，一直向下跌了下去，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，我感到，我不是在一

个空间之中，向下落下去的，我像是在一种极稀薄的物质之中下沉，那种物质的阻力，和水仿佛相似，但在水中我可以浮动，现在我却只能向下坠去。

而且，我的呼吸，并未受到干扰，我只是向下落看，我发出茂叫声。我自己可以听到自己的惊叫声，声音听来很闷，像是包在被窝中呼叫一样！

那是一段可怕之极的时间，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一个人，可以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还有足够的镇定去计算时间，和计算自己下落了多么深。

谢天谢地，下落停止了。

我跌倒在一堆很柔软的东西之上，眼前仍然是一片黑暗，当我手扳看那柔软的东西，开始站起来时，却又觉得那堆柔软的东西，在迅速地发硬。

我站走了身子，我算是想像力相当丰富的人，而且，在我知道了阮耀在下了这个深洞而未曾土来之后，我也曾作过种种的揣测。

然而，现在，我却无法想像，我究竟是身在何处，那种不能想像的程度，是根本连一点设想都没有！

我站看，浓重地喘着气，接着，我又发现脚下所站的地方在移动。

这次，是真正的移动，我像是站在一条传送带上一样，被输送向前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只好听天由命了，我作了最后一番努力，想和杰克上校通话，但是对讲机一直失灵，我仍然不知道向前移动了多久，总算好，虽然仍然在极度的黑暗之中，但我渐渐听到了一种声响，我细辨着这种声响，那像是淙淙的水声。

在如今那样的处境之中，就算听到了水声，也足以使我产生了一些信心，我立时想到，我在绽下洞底之后，所遇到的一切，我既然在“动”，那么，一定有一种力岂在使我“动”。

而这种使我“动”的力量，看来又绝不像是自然的力量！

固然，假设在这样深的地底，有甚么人在控制着一种力量使我“动”，那是很难想像的，然而，事宜的确如此，的确是有力量在使我移动！

我勉力镇定心神，大声道：“我已经来了，不管你们是甚么样人，请现身出来！”我的声音，已不再有沉闷的感觉，我知我是在一个大空间之中，而且，淙淙的水声，也越来越响亮，而我也停了下来。

当我的身子，停止而不被再移动之际，我可以感到，有水珠溅在我的身上，我慢慢蹲下身子，伸手向前，我的手立时触到了一股激流，我恨缩手回来，又同看黑暗啡道：“我想，这里一定有人，或许，我用”人“这个名称，不是十分恰当，但这里一定有可以和我对答的生物，请出声，告诉我该怎么办？”在我讲完了这几句话之后，我起先根本未曾抱着任何得到回答的希望。

但是，我的语音才静止，在淙淙的水声之中。我听到我的身后，向起了一下如同叹息一般的声音。

我立时转过身去，四周围仍然是一片漆黑，然而，我却感到，除了我之外，黑暗中，还有甚么东西在。

这种感觉，可以说是人的动物本能之一，不必看见，也不必触摸到，而真真实实，有这样的感觉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谁，阮耀，是你么？”我再度听到了一下类似叹息的声音，接着，便像是有一样东西，同我扑了过来这也是一种动物本能的感觉，我感到有东西向我扑过来，我连忙双手伸前，想这件东西，不致撞向我的身

上。立即地，我双手碰到了这东西，而且将他扶住。

当我一扶住这件东西之后，我立时觉出，那是一个人！

我陡地一怔，那人的身子还想跌倒，我将他扶住，我摸到他的手，他的手腕，也摸到了他的手腕上，戴着一只手表。

我手一震，又碰到了那人腰际的一个方形物体，我看实吃了一惊，那是一具无栈电对讲机，我也立时知道，我扶看的是甚么人了，那是阮耀。

我立时又伸手去探他的鼻息，他显然没有死，但从地身体的软弱情形而言，他一定是昏迷不醒的。

我扶看他，走了定神：“多谢你们将我的朋友还给我，你们是甚么——”我本来想问“你们是甚度人”的，但是我却将最后这个“人”字，缩了回去。

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，但是，我却第三度听到了那一下叹息声。

接着，我站立的地方，又开始移动，我又像是在传送带一样，被送向前去。

我在被送出相当时间之后，阮耀发出了呻吟声，我忙道：“阮耀，你怎样？”我听到了阮耀的喘息声，他像是梦游病患者一样，在黑暗中问我，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”我道：“我是卫斯理，我下洞来找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阮耀挺了挺身子，就在这时，我们的身子，向上升去，像是在一种甚么稀薄的物体之中一样。

阮耀一直浓重地喘着气，过了不多久，所有的动作，全停止了。

我和阮耀都站着，突然，有一样东西，向我们撞了过来，我立时伸手抓住那东西，刹那之间，我不禁狂喜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阮耀，我们可以上去了！”我抓住的，是一张椅子！

我忙扶看阮耀，坐上椅子，我则抓住了椅子的扶手，等了大约半小时，椅子开始向上升去。

我可以料得到，椅子是杰克上校放下来的，他一定是希望能有机会将我再戴上去！

只不过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不论我向阮耀发问甚么问题，他只是不出声。

在椅子开始上升去之后不多久，我就听到对讲机中，传来上校急促而惶急的呼叫声，他在叫着我的名字，不断地叫着。

我立时回答道：“我听到了，上校，我没有事，而且，我也找到了阮耀！”杰克上校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，我听得他一面吩咐人快点将我们拉上去，一面又道：“你究竟怎么了？在下面逗留了那么久！”我只好苦笑看：“为了要找阮耀，我在洞底——”我才讲到这里，阮耀突然低声道：“甚么也别说！”阮耀的声音极低，我呆了一呆，立时改口道：“我在洞底昏迷了相当久我想阮耀一定也和我一样，不过现在没有事了！”椅子继续向上升，我已可以看到洞口的光亮，我大口地喘着气，不一会，我们已经升上了洞口，当光线可以使我看到眼前的情形时，我第一件事，便是向阮耀看去。

只见阮耀的脸色，出奇地苍白，但是他的双眼却相当有神，只不过神色，充满了疑惑。

杰克上校看云埋怨了我们一顿，又宣布谁也不准进入洞的附近，才行离去。

我和阮耀，一起进了屋子，阮耀先是大口喝着酒。然后才道：“你遇到了甚么？”我略想了一想：“我甚么也没有遇到，但是我觉得下面有东西。”阮耀在我的酒杯中斟满酒，自己又喝了一大口，听我讲述我在洞底的遭遇。



等我讲完之后，他才道：“那么，我和你不同，卫斯理，真是无法相信，但却是事实！”

“我登时紧张起来，道：“你见到了他们？”阮耀呆了一呆，但是他显然明白我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在别人来说，是很难明白的，然而我从阮耀的神情上，我看得出，他明白我所指“他们”，究竟是甚么？当然，即使是我，在发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“他们”代表看甚么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在那深洞之下，一定有着甚么(我想不出该用甚么名词)，这种“甚么”，有一种超特的力量，使我在洞底被移动，遇到了阮耀，又和他一起能离开。

阮耀在听了我的这个问题之后，变得很神经质，他握看酒杯的手，在微微发抖，他道：“没有，我没有见到他们，我们意思是一”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显然是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才好。

我提示他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未曾见到任何人，或是任何生物？”阮耀不住地点看头：“是的，但是我却见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。”我登时紧张了起来：“是甚么？”阮耀皱看眉，有点结结巴巴：“我所见到的，或者不能称为东西，只不过是一种现象”我性急起来：“不必研究名词了，你在洞底，究竟见到了甚么，快说吧！”阮耀吸了一口气：“还是从头讲起，你比较容易明白，我槌下深洞，开始所遭遇的一切，和你一样，我在黑暗之中，不由自主地移动看，等到静止下来之后，我听到了流水声。”

## 洞底所见

我点看头，道：“那就是我也到过的地方，那里一定是一条地底河道，可是你见到了甚么？”阮耀又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站看，在我的面前，忽然出现了一片光亮。”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一片光亮，那么，你应该看清楚你究竟是在甚么地方了？”阮耀摇看头，道：“不，只是在我的面前，有一片光亮，方形的，大约有六乘八那样大小，在那片光亮之中，是一片黑暗”我用心地听看，可是我实在无法明白阮耀所说的话，他说“有一片光亮”，那远比较容易理解，但是，甚么叫作“光亮之中，是一片黑暗”？而且，既然他曾看到一片光亮，那么，何以他不能看清自己存身的环境！我有点不耐烦，大声道：“你镇静一点，将经过的情形，说清楚一些！”阮耀苦笑看：“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”我摇着头：“可是我不明白你所说的那种现象，你可以作一个比喻？”阮耀又喝了一口酒。想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可以的，那情形，就像一个漆黑的房间中，若电影，那一片光亮，就是电影银幕，只不过四周围一点光也没有，除了我眼前的这片光亮！”

“阮耀那样说，我自然可以想像当时他所见到的情形是甚么样的了。

我点了点头：“那么，刚才你所说的，甚么光亮之中一片黑暗，又是甚么意思？”阮耀瞪看眼：“我们看电影银幕上有时不是会出现夜景，看来一片漆黑的么？我看到的，就是这样的情形，一片光亮，光亮中一片漆黑！”我勉强笑了笑，由于我看到阮耀的神情，相当紧张，是以找讲了一句笑话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在你我相遇的那地方，有人放电影你看？”可是我的笑话却失败了，因为阮耀仍然瞪看眼，显然他一点也不觉得好笑。

他一本正经地道：“所谓电影，那只是一种比拟，事实上，那当然不是

电影，有可能是放映录影带，总之，那是一项过去发生过的事的记录，根据我以后在那片光亮中次第看到的现象，我甚至可以断定，那是一个飞行记录，信不信只好由你了！”我在椅上，挺直了身子：“你还未曾将以后你看到的说出来，怎知我不信？”阮耀道：“起先，那片光亮中，是一片黑暗，有很多奇形怪状，看来像是石一样的东西，有的在闪光，有的在转动，我只觉得那一片黑暗，深邃无比，好像是...”我道：“根据你所说的情形，像是外太空。”阮耀立时道：“一点也不错。我认为，那是一艘太空船在太空的航行中，由太空的窗口，向外记录而得的情形。”我皱看眉，点了点头。

阮耀道：“那种现象，持续了相当久，接着，我看到了...看到了...”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喘看气，望看我：“你不要笑我！”我忙道：“我为甚么要笑你？你看到了甚么？”阮耀面上的肌肉，在微微跳动看，他道：“我看到了土星，由于那个大环，所以找可以有定，那一个巨大的星球是土星。你要知道，那片光亮中的一切，在不断移动着，所以，就像是我自己，坐在一艘漆黑的太空船中，在太空船中飞行一样，我看到了木星。我的感觉是，在距木星极近的范田之内，迅速地掠过！”我没有笑，一点也没有，只是阮耀，问了一个事后令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问题，我问道：“那艘太空船飞得很快？”阮耀也不笑我这个问题，他道：“是的，很快，从我看到土星起，到又看到木星，大约是三十分钟。”我呆了一呆，陡地站了起来。

阮耀道：“三十分钟，或者更久些，或者不到，但无论如何，总在这么上下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想你弄错了，你凭一个大环，认出了土星，凭甚么认出木星来的？”阮耀尖声呻了起来：“凭它的九个卫星，你以为我连这点天文知识都没有？”我仍然摇看头：“我还是以为你弄错了，木星和土星间的距离，是四万万零三百万哩左右，没有一个飞行体，能够在半小时的时间内，飞越这样的距离，就算以光的速度来行进，也要将近一小时。”阮耀的声音变得十分尖：“我不知道正确的时间，但是我知道，那是半小时左右。”我挥看手：“好了，不必再争论了，接着，你又看到了甚么？”阮耀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接下来，大约在半小时之后，我在火星旁边经过我的意思是，在那片光亮之中，我先看到了火星，火星迅速地变大，然后掠过它，真的，那是火星。”我没有再说甚么，我们两人都呆了半晌，我才道：“照你那么说来，这艘太空船，经过了土星、木星和火星，它是正向地球飞来了？”阮耀道：“是的，在经过水星之后不久，我看到了地球 | 我当然认得出地球来，在见过的那些大星球之中，地球是最美丽的！”我急忙道：“以后，你又看到了甚么？”阮耀的神情，显得很悲哀，他道：“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的，我”我接住他的肩头，两人一起喝了一大口酒：“只管说！”阮耀道：“我看到地球，那太空船，一定在飞向地球，地球的表面越来越清楚，我看到了山脉河川，越来越快，我相信太空船已冲进了地球的大气层，我看到了建 物，那些建物，全是旧式的，大约是一百年之前的建 物，是一个相当大的湖泊”我失声道：“一个塘！吴家塘！”阮耀的声音显得很急促：“可能是吴家塘，我的印象是，这艘太空船直坠进了吴家塘之中，之后，眼前一片漆黑，甚么也看不到了。”我急快道：“你还见到甚么？”阮耀道：“没有，我只听到了几下犹如叹息似的声言，接着，神智就有点不清起来，后来，当我又有了知觉的时候，已经在你的身边！”我又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阮耀，听了你的叙述之后，我有一个假设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”阮耀有点失神地望走了我，我道：“首先我们假定，你看到的现象，是一艘太空船飞行时记录下来的！这

艘太空船是以光的速度，或超过光的速度在进行的！”阮耀又点看头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太空船自何处起飞，我们不知道，你看到的是自土星以外的太空开始，它可能是自天王星飞来，也可能自更远的地力，太阳系之外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所以才将接近地球的那一段，放给你看！”阮耀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我再道：“太空船不会自己飞行，其中一定有”人“在控制看！”我才讲到这里，阮耀便叫了起来：“他们现在还在，住在地底，他们到了地球之后就不走了，一直住在地底，现在还在！”我无意识地挥看手：“也有可能是他们想走也走不了，我想。这艘太空船，直坠进了吴家塘之中，这个深洞，可能就是太空船高速冲撞所形成的，而深洞形成，地形当然起了变化，必然会有大量的泥土涌上地面来，于是，吴家塘被填平了！”阮耀喃喃地道：“不错，吴家塘在一夜之间消失，就是这个原因。”我在呆了片刻之后，又道：“在洞底，我也曾听到类似叹息的声音，那种声音，一定是他们发出来的，他们无法和我们作语言上的交通，所以，就将这一段飞行记录给你看，好让你明白，他们是从极遥远的地方来的，他们一直生存在地底！”阮耀的神情，像是天气冷得可怕一样：“那么，接下来的一切，又是怎样发生的呢？”我有点不明白：“甚么接下来的一切？”阮耀道：“我曾祖何以有了这片土地？何以在那条通道之上，铺了那么多花岗石？何以我们家会成了巨富，罗洛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，绘制了地图？教授和博士，为甚么会死？”阮耀一口气提出了那么多问题来，这些问题，我一个也无法回答。

我只好苦笑，而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几个仆人的呼叫声，一个仆人出现在门口，大声道：“阮先生，许多水涌了上来！”阮耀叱道：“甚么许多水涌了上来？”那仆人道：“那个深洞，深洞里有水涌上来，一直涌到了洞口！”我和阮耀互望了一眼，一起向外奔去，奔到了花园，来到了深洞的边上，向下望去，只见那深洞，若起来已像是一口井，全是水，水恰好来到了洞口，还在向上涌着，像一个小型的喷泉，然而，水位却不再上升，若起来很有趣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可以说，任何人都无法再下到这个深洞的底部了！

我和阮耀两人，呆呆地望了好一会，我才道：“他们一定是不愿意再有人去骚扰他们。”

”阮耀点看头，神情很有点黯然。

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，阮耀令工人在那个深洞之旁，用掘出来的花岗石，因成了一道墙，如果站在墙头，向下看去，就像是一只其大无比的碗，碗底却有着一个不断在冒出水的喷泉。

我并没有将我和阮耀在洞底的遭遇告诉杰克上校，杰克上校来过几次，看看那喷泉，也没有甚么话好说，看来，他对这件事已不再感兴趣了！

阮耀一再和讨论当日他提出的那些问题，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并不是说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结果，在两个月之后，才算有了一些答案。

在那天之后，约莫过了两个多月，晚上，忽然有一个肤色很黑，神情很坚毅，约莫三十来岁的人，按我家的门铃，要找我。

我并不认识他，但是我也从不拒绝来见我的陌生人，我让他进来，请他坐下之后，他道：“我姓吴，吴子俊，是一艘货船的船长。”我打量看他，可以看得出，它的确像一个极有经验的资格的海员。

我道：“吴先生，你有甚么指教？”吴子俊略停了片刻，搓看手，道：“卫先生，我来得很冒昧，但是我必须来找你，你认得一个大冒险家，罗洛

先生？”我扬了扬眉：“认识，他死了！”吴子俊叹了一口气：“真想不到，航海这门职业，有一点不好，就是你离开一处地方之后，再回来时，往往已面目全非了！”我心中十分疑惑，问道：“吴先生，你向我提起罗洛，是为了甚么？”吴子俊道：“我和罗洛是好朋友，我上次离开的时候，曾托他查一件事情”我不出声，等看他讲下去，吴子俊摊了摊手：“这件事说起来也很无聊，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，我只不过想弄清楚事情的经过，没有别的意图。”我呆了片刻，一百多年之前的事，罗洛，这个人又姓吴，难道在我还未曾开口之际，吴子俊又道：“事情发生在我曾祖父那一代”我急不及待地问道：“令曾祖父的名字是”吴子俊望了我一眼：“我曾祖父叫吴慧。”我不由自主，闭上了眼睛。吴慧，这个名字，虽然我只是第一次听人提起，但是我对这个名字，却一点也不陌生，这位吴慧先生，就是在阮耀的曾祖父的日记中，曾数次出现的神秘人物！

当我又睁开眼来的时候，吴子俊望看我，神情显得很讶异。

那当然是因为我刚才忽然闭上了眼睛，神情显得很怪异的缘故。

我走了定神：“你再说下去，罗洛并不是私家侦探，你为甚么会托他去查事情？”吴子俊道：“因为他认识一个靠遗产过日子的花花公子，阮耀。”当他提及阮耀的名字之际，出现在他脸上的，是一种极其不屑的神情。我还没有说甚么，他又道：“你一定会问我，事情和那个阮耀，又有甚么关系，是不是？”我点了点头。

吴子俊皱看眉，道：“有一次，我无意之中，找到了一批文件，那批文件...可以说十分有趣，也十分古怪，它是一些日记，一些信札，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，这批文件中，可以看出，目前阮耀的那一大片产业，原来是一个塘，叫吴家塘，是属于我曾祖父的。后来，好像曾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，这个塘，变成了平地，我曾祖父在日记中说，他立时请了一个仔朋友，姓玩的阮耀的曾祖父一起来看，后来，不知怎么，土地就变成玩家的了，玩家而且立即发了大财，我曾祖父就郁郁而终了！”我大声道：“那批文件呢？”吴子俊道：“我交给了罗洛。”我恨道：“你没有副本留下来？”吴子俊睁大了眼：“副本？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我也不想追回那片产业来，我只不过想弄明白文件中所载的一个大塘，怎么会变成平地而已，罗洛看了这批文件之后，他答应代我查。如果你要看那些文件，听说负责处理罗洛遗物的就是你，我一找就可以了！”我苦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处理罗洛遗物的一共有四个人，罗洛的遗命是，将他所有一切东西，全都烧掉，一点也不剩了！”吴子俊讶异地道：“为甚么？”我道：“吴先生，罗洛曾认真地为你调查过这件事，他曾偷进玩家的图书馆之内，找到了阮耀曾祖父的日记”我讲到这里，停了下来。

吴子俊极有兴趣地道：“是么？他已有了结果了？结果怎么样？”我不禁苦笑了起来：“结果，他绘成了一幅地图，一幅地图。”我重复看“一幅地图”，吴子俊却感到莫名其妙，我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吴先生，这件事，以后的发展，你是无论如何料不到的，我想，我们两人不应该单独谈，我想请一个人来一起谈谈。”吴子俊扬着眉，道：“好啊，请甚么人？”我望看他：“阮耀！”吴子俊立时蛾起了眉，他的这种反应，早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因为他第一次提到阮 的名字之际，就是一副看不起的神情。我补充道：“阮耀，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你见了他，一定不会讨厌他的，而且，这件事的发展，和他有最直接的关系，非找他来不可！”吴子俊摊看手：“好，如果你坚持，那

么，我也不反对。”我立时走过去打电话，叫阮耀立即到我这里来。在二十分钟之后之后，阮耀匆匆赶到。

阮耀一到，我先替他和吴子俊互相介绍，并且立即说明了吴子俊的身份。

阮耀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吴先生，真太好了，我想你或者可以帮助我们，解答一些疑团。”我将刚才吴子俊的讲话，重覆了一遍，阮耀的反应，也在意料之中，他显得很愤怒：“罗洛真不是东西，他为甚么不一早就来和我商量？”我道：“自然，这是罗洛的不对，或许是他认为其中有产业的纠纷在内，所以才秘密进行的！”阮耀“哼”地一声：“笑话，这片产业，在我来说，算得了甚么？”吴子俊的脸色，也变得很难看。他也冷冷地道：“在我来说，更是不值一顾！”我忙道：“我们现在不是谈论这些，我们是为了解决疑团而相聚的，吴先生，你听我讲事情发展的经过，阮耀，我有说漏的地方，你来补充！”阮耀勉强她笑了笑，于是，我又从罗洛的死讲起。

阮耀一直没有出声，吴子俊也保持看沉默，一直等我说完，吴子俊才神色异样地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！”我呆了一呆，还没有出声，阮耀已经道：“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，卫先生是在撒谎么！”

“吴子俊站了起来，气呼呼地道：“我可没那么说，不过，外太空有人到地球上，嘿，这是第九流科学幻想小说惯用的题材。”我望看他，做了一个手势，令他生了下来：“吴先生，让我讲几件和我们的事完全无关的事实，给你听听，或者你会改变观念。”吴子俊生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说。”我道：“一八九一年，美国伊里诺州，摩里逊德里市，有一位吉普太太，在替她的炉灶加煤的时候，有一块煤跌在地上，跌碎了，在煤块之中，有一条金，一起跌了出来。”吴子俊道：“一条金，有甚么稀奇？”我道：“金是不稀奇，但是，专家的估计，煤的形成，是上千万年的事，那条金在煤的中间，自然有看更长的历史！”吴子俊眨着眼，道：“你想说明甚么？”我作看手势，道：“我想说明，金是不会自然形成的，它在煤块中间，只有两个可能，一、是外太空的”人“到地球时留下来的；二、是地球的”上一代“人留下来的，我所指的”上一代“上，是指地球上曾有过一次大毁灭，我们现在这些人，是经过大毁灭之后，又渐渐进化而成的！”吴子俊不出声。

我道：“还有第二个例子，四十年前，科学家大卫·保利斯德爵士，会对英国巴富郡，京哥第斯的石矿场，进行了研究。”吴子俊和阮耀两人都望看我，等我说下去。

由于我平时坚信浩瀚无边的宇宙之中，一定在其它的星球上，有着高级的生物，也怀疑我们这一代人类，这一代地球上所有的生物，都不是地球上的第一代生物，因为地球的历史，和我们这一代人类的历史相比较，距离实在太远了。

所以，我平时很注意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的报导，这时，我根据我以往阅订到的记载，随便举出几个例子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。

我略停了一停之后，道：“大卫·保利斯德爵士研究的那个沙石矿，估计已有一万万年的历史，吸引他加以特别研究的原因，是因为在开采出来的石头中心，竟发现了一些平头的钢钉！”吴子俊皱着眉，不出声。

我又道：“还有第三个例子，一八五二年，美国“科学化美国”杂志，报导一件怪事，有一个五寸高，刻上花纹的银铃，这个银铃，是从一块故百项重的大石中被发现的，这块石头的形成，至少是几亿年前的事情了。”吴

子俊好像有点呼吸困难，他解开了领带的结，吸着气：“这说明甚么？”我道：“就是说明，在很久以前，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，有人到过地球。很久以前有人来过，现在也一定会有人来，因为地球之外，其他所有的星球之中，有的星球是可能有人！”吴子俊摇头：“这种事，对我来说，始终是十分无稽的！”阮耀显然对这位吴先生并没有甚么好感，他冷冷地道：“我们没有一定要你相信！”吴子俊立时对阮耀怒目而视，我摇着手：“别紧张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，是最近的例子，十年前，在中国西藏的边界，卑仁祖乌拉山脉，发现了一个侏儒部族，这个部族，叫杜立巴族。”吴子俊打岔道：“你越说越远了！”我微笑看：“杜立巴族人住在洞穴里，在他们居住的洞穴中，有许多石质的片，上面刻满了世人难明的文字，这些文字，据杜立巴族人自称，是记载着他们的祖先，大约在一万二千年之前，从太空降落在地球，当时他们的头，比现在细，身体很小”吴子俊笑了起来：“所有的落后部落，大都有类似的传说！”我笑了笑，道：“或许是，但是，科学家却在杜立巴人居住的洞穴附近，发掘出一些骸骨来，那些骸骨，头大，身体小，和地球人不大相同！”吴子俊不再出声，他点了一支烟，用力吸着。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这些，或者对你的要求，没有甚么帮助”吴子俊吹熄了烟：“你是说，我托罗洛先生调查的事，他已经有了眉目！”我道：“是，我想是的，但是因为这件事，人神秘了，所以当他临死之际，他不想任何人再接着这件事，是以才吩咐我们将一切烧掉的！”吴子俊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你...认为他们现在...还住在地底深处？”我和阮耀望了一眼，都点了点头。

吴子俊叫了起来：“那你们怎么不去通知有关当局，将他们找出来！”我摊了摊手：“为甚么要那样，他们在地底，和我们一点没有妨碍，我相信，他们是十分和平的”人“，这一点，从我和阮先生两人，安然回到地面上，就可以得知。”吴子俊道：“可是，这件事，已死了两个人，教授和博士！”我皱看眉：“他们的外，我相信一个的确是由心疾病发，一个是意外！”吴子俊挺了挺身子：“好，那么我告辞了！”他站了起来，走向门口，他走到门口之后，才转过身来，指着阮耀：“可是，我不明白，何以他的曾祖父，会忽然成了钜富！”阮耀看来很怕人提到这个问题，他也陡地站了起来。

我立时道：“关于这一点，在阮先生曾祖父的日记之中，一定有详细的记载，可惜，这些日记被罗洛取走，又被我们烧掉了，可能永远成了一个谜。”吴子俊道：“你有甚么推测？”我皱看眉：“我的推测是，当时，阮先生的曾祖父，和令曾祖父，都见过他们就是那些来自太空的人，那些太空人，一定曾告诉了他们一些致富的知识，或者给了他们一些十分值钱的东西。”吴子俊点头道：“很合理，但为甚么我的曾祖父，会忧郁而死？”阮耀怒道：“那谁知道”吴子俊冷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的曾祖父，用了卑鄙的手段，抢夺了他的所有！”阮耀一声怒吼，冲过去想去打吴子俊，但吴子俊已然拉开门，“砰”地一声将门关上，走了！

阮耀怒叫道：“流氓！”我安慰道：“阮耀，他的出现，至少使我们对事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现在，那深洞中满是水，一定是地底的那些人，不希望再有人下去了。”阮耀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你以为他们究竟是甚么人？”我摇着头：“不知道，永远没有人可以知道了！”阮耀摊着手，作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情。

我也摊开了手，同样无可奈何。

真的，世上并不是所有事都有一定答案的，这件事，能够有这样的结果，已经是很不错的了，是吗？

## 尾声

或许，还有一些疑问，定必须一提的，例如那些花岗石的石基，是在甚么情形之下，由甚么人砌上去之类。但关于这一方面的事，却只能凭推测来解决。

我的推测是，阮耀的曾祖父，见过“他们”，“他们”给了阮耀曾祖父若干好处(是阮家突然暴富的原因)，而阮耀的曾祖父，就答应替“他们”封闭这个深洞，使“他们”的存在，永不被人发现。而“他们”也有某种力量，来保护“他们”自己，罗洛可能知道这一点的，所以在它的地固上，才会有若干危险的记号。

如果不是吴子俊的委托，如果不是罗洛的深入调查，那么，这件事可能永远没有人知道了，我最不明白的是，何以罗洛在临死之前，要将一切都保守秘密。

我所能作的推测，也到此为止。

(全文完)

